歹马帽子之谜

M Hi w M si w \r rKi ss



前言

在世界文学的浩瀚银河中，侦探小说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星。

侦探小说最早的发源地是英国与美国，后来影响到法国、比利时、 徳国、加拿大、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文坛，逐渐又发展到亚洲，在日 本、中国、韩国都出现了“侦探小说热”。其发行量在世界文坛上也是高 居其他小说之首。

在中国，侦探小说所拥有的读者群是仅次于武侠小说的，这无疑是 因为这两种小说精彩的情节与巧妙的构思，以及悬念迭起和神秘色彩吸 引着读者。在我看来，侦探小说不仅是罪犯与侦探的斗智，也是作者与 广大读者的斗智。侦探小说的启智性，还表现在一些科学破案的陈述 上，通过把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知识融入作品，人们在阅读时既 获得了各方面的知识，又自觉锻炼了读者的思维能力。这是只有侦探小 说才具备的特点，也是武侠小说所无法比肩的，更是《棒槌学堂》系列 精校e书制作的初始动力所在。

在此，特别感谢52ebook论坛提供的交流平台，更感谢52管理员听 风轩、gwjyc、zcs007及各位书友对这套丛书的制作所提供的无私的帮 助！真诚的表示感谢！ ！而对于本丛书，虽然自称是精校e书，却仍然 会存在许多缺点及疏漏，这完全是制作者知识水平所致，也望朋友们海 涵！ ！

埃勒里•奎因——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第三代典范

从整个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史来看，埃勒里•奎因属于第三代作家。 第一代是由福尔摩斯掀起的短篇侦探小说热，其主要作家是柯南道尔、 普斯特、傅尔曼等人；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安 东尼•贝克莱、范达因等人，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成名，创立了长篇侦 探推理小说的新形式。经过两代人的探索和创作，侦探推理小说的基本 模式、写作手法均己确立，为新一代大师的崛起奠定了基础。30年代之 后的侦探推理小说家注定成为该领域的集大成者，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大 师就是埃勒里•奎因和约翰•迪克逊•卡尔(1906—1977) o

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是曼弗雷徳•本宁顿•李(manfred

bennington lee, 1905—1971)和费徳里克•泰纳(frederic dannay, 1905 -1982）这对表兄弟合用的笔名，他们堪称侦探推理小说史上承前启后 的经典作家。两人本来分别从事广告业和电影业，1928年因参加有奖征 文，两人开始联手创作侦探小说，三年后两人都辞去各自的工作，专门 从事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在合作的40多年间，他们共推出40部长篇小 说、4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以埃勒里•奎因的笔名发表。埃勒里• 奎因也是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其角色本身就是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兼超级 侦探。年轻英俊的侦探埃勒里•奎因和他的父亲——纽约警察局的警官 理査徳•奎因是其大多数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故事中的埃勒里•奎因，有着运动员的魁梧体魄和迷人的银灰色眼 睛，他思维敏捷，具有高超的推理能力。这一形象成为美国侦探人物的 标准模式——一个极具性感的现代美国的福尔摩斯。

奎因侦探推理小说开创了美国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其奎因探 案系列和雷恩探案系列绘炙人口，风靡美国及欧洲，至今畅销不衰。其 小说的主角埃勒里•奎因也成为家喻户晓、深受读者喜爱的人物。

难怪美国侦探推理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布彻赞叹说：埃勒里•奎 因就是美国侦探推理小说。在历次“历史上最伟大的10位侦探推理小说 家”的评选活动中，埃勒里•奎因榜榜有名。

埃勒里•奎因从不轻视读者的推理能力，在他许多侦探小说中的最 紧张关头都特别设定一个章节“挑战读者”，希望读者在不看结尾的情况 下能独立侦破书中设下的疑案。

纵观埃勒里•奎因的侦探推理小说系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前期小说受范达因的影响，在主要人物奎因身上也不乏范达因笔下 侦探范斯的影子，其衣着、举止、言谈、性格都带有浓厚的英国味。属 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罗马草帽之谜》《希腊棺材之谜》《荷兰鞋之 谜》等国名系列和《X的悲剧》以及雷恩侦探系列共14部。

后期创作从《凶镇》开始，该时期的作品与前一阶段作品的最大的 不同是侦探奎因的美国化，动作增多、语言简练、性格活泼，连犯罪的 场所也更具美国特色了。

然而贯穿埃勒里•奎因前后两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是他的最大特点： 设局精巧，推理严密。奎因侦破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难解的谜团，整个案 情扑朔迷离，没有任何明确的线索，使人如坠五里云雾摸不着头绪。不 看到最后，读者很难猜到罪犯是谁，看到谜底后，对作者无懈可击的严 密推理只能赞叹。奎因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丝毫没有对暴力、色情的喧 染，使读者在不受暴力和色情刺激的情况下平静地享受逻辑推理的智力 乐趣。这在侦探小说中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埃勒里•奎因的绝大部分小说迄今未搬上银 幕。在电影业十分发达的美国，这是十分罕见的，何况是像奎因探案这 样深受读者喜爱的系列作品。但这并非好莱坞的疏忽，它曾将奎因探案 系列中的几部拍成电影，但不成功，遭到奎因书迷的抗议，只好作罢， 至今未敢问津。这大概也可以算是奎因侦探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吧。

罗马剧院地形示意图说明

a：演员更衣室

b：弗朗西斯•伊维斯•波普的座位

c：本杰明•縻根的座位

d：帕森•约翰尼和马奇•奥康奈的边座

e：斯图加特医生的座位

f, f：卖饮料男孩的摊子（场间休息时出现）

g：作案地点。黑色方块代表蒙特•费尔徳座位。右边白色的三个方 块以及前排正对着的四个方块代表空座。

h：哈里•尼尔森的公关办公室

i：路易斯•潘泽经理的私人办公室

j：经理办公室外间

k：收票处

1：通向楼厅的唯一通道

m：通向楼下大厅的楼梯

n, n：收款台

。：储藏室

P：威康•帕塞的座位

q, q：正厅

推理！以奎因的名义——奎因系列译本全推荐

伤痕

★ 1、《罗马帽子之谜》（1929）

这是奎因系列的第一部，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奎因系列贯穿国名 中的主旨一直影响我到现在，并培养了我怀疑一切的习惯，这就是任何 奇怪之处，必有原因。而这点，在罗马帽子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剧院内 的谋杀，嫌疑人数量的巨大，给破案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一切都要 靠推理，只有推理，才能走岀迷雾，迅速锁定凶手。

★2、《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又名《法国香粉之谜》）

（1930）

具有奎因早期作品惯有的特点，也是我读的较早的一部，而那一 次，我完全的没有猜到凶手，并从此喜欢上了奎因。这部小说有一个惊 人的推理片断，非常值得推荐。而商店橱窗里发现尸体的画面，也慢慢 的成为历史经典了。论推理，本书绝对挑战最高的逻辑思维。这也是我 非常喜欢本书的原因之一。

★3、《荷兰鞋之谜》（1931）

很多朋友把这本书称为国名系列的三大杰作之一，可恨的是这是我 看的第一本奎因的书，而凶手我也是全然的没有猜到，只是记得最终非 常的惊讶，原来居然推理这么简单。

在享受这个落差的同时，我静静的开始了我的奎因探索之旅，并一 本本看了下来。作为奎因对我的启蒙作品，我自然万分怀念。而作为国 名系列的三大杰作之一，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4、《希腊棺材之谜》（1932）

堪称黄金时代最曲折最离奇的作品，挑战读者的智力和耐力到极 限，一案四破，精彩异常。虽然当时读的过程很长，但是我都一直忍了 下来，并收获了最终的果实。记住本书在网络上有两个版本，但是一定 要读“足本”，不要读简写版，会丢掉很多东西。这本集中也能看到奎因 巨大的成长！

★5、《埃及十字之谜》（1932）

曲折离奇的四起无头命案，哥特式的谜团和作案现场，复杂迷离的 故事情节，挑战理智到极限的作品，也是我心中黑名单上前十名的作 品。在看完之后，我只能说一句“名不虚传！ ”。可惜本书大陆没有出 版！

★6、《x的悲剧》（1932）

什么叫完美？这就叫完美！天才的凶器，神秘的死前留言，离奇的 密室杀人，华丽的诡计，突兀的情节，多勒鲁•雷恩的初登场。这部小 说汇聚了太多构成完美的元素，使本书当之无愧的成为推理小说史上的 经典巨作之一。

★7、《y的悲剧》（1932）

相比与《X》的那种平均的完美，《y》则是一种突兀的完美。

《X》的每个完美的要素重量都比较平均，而《y》却在拥有相当多称得 上完美的推理小说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了让人震惊的东西！这是一 部华丽的解谜小说，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推理故事。简单来说，这是一 部“梦幻”般的推理小说。

★8、《美国枪之谜》（1933）

本书的诡计比较惊人，但是还是被我看穿嘿嘿。但是如果不仔细分 析，还是会落入怪圈，上作者的当。其实里面有稍稍有些不公平竞争的 意味。这次嫌疑人场面要更宏大。

露天大剧场上的两万多名观众都是嫌疑人，而众目睽睽之下，牛仔 被枪杀，经过严密的搜查，发现凶器居然不翼而飞。真相到底是什么 呢？ ？真相是惊人的！ ！

★9、《享生之谜》（1933）

封闭山庄的杀人模式，山火造成的恐慌和紧张，惊天的诡计手法， 戏剧化的过程和结局。本书也属国名系列中的一部，原名《暹罗双胞胎 之谜》（注：遅罗=泰国）

* 10、《z的悲剧》（1933）

故事情节相对平淡，凶手的推理也并不很难，最后一段的描写感觉 有些做作，让人想起某些廉价的电影。但是谜团的构成还是有相当的吸 引力。阅读重点：雷恩先生的人性展现！

* 11、《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1933） 一直没看到本书有多大 的好评，但是我看的时候觉得非常过瘾。因为是最后一本，有些东西我 的确有点先知先觉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看着短短出现两年但 却深深吸引了我的侦探雷恩先生以那样的方式死去，胸中不免有一些忧 伤和不舍。短短的四个故事，却在我心里刻下了一个完美的侦探形象， 我真的很感动！
* 12、《中国橘子之谜》（1934）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那个密室，这部作品的分也许能高些。虽然贵 为史上密室的前十作品，对于这个密室我却颇有些不以为然，也许我没 理解到精髓吧。但是“所有不合理之处，必有原因”这句话，倒是在这里 得到了深刻的展现，通过本书，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对于里面描写中 国人的镜头有些感觉莫名其妙了太过神秘，毕竟本身就是中国人吧。

* 13、《疯狂下午茶》（又名《奎因冒险史》）（1934）

包括11个短篇，属于严格黄金时代的解谜作品，每部小说都可以分 开成一部极高水准的谜题，挑战推理的朋友不妨在奎因作解释之前停 住，整理一下思维，挑战埃勒•奎因！

* 14、《西班牙披肩之谜》（1935）

虽然怀疑自己喜欢的作家让我一度非常困惑，但是这部作品确实是 意料之外的没有感觉。推理过程可谓非常之简单，但是作者掩饰的还算 不错。

* 15、《半途之屋》（1936）

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时，埃勒里己经从纯粹的解谜走向了另一种分 格。本期也是收到好莱坞和光面杂志的影响。但是情节却是非常完美， 也有令人震惊的推理段子，让人大呼过瘾。以后的作品几乎每一次都会 出现一个mm了 .....但是就推理和故事性，《半途之屋》绝对是精品。

* 16、《生死之门》（1937）

太多的偶然和必然，就能构成难以破解的案件。本书也算是一宗密 室杀人，而且复杂的超出想象，结尾一波三折，回味无穷。这部作品， 是近期让我产生联想最多的作品之一，但是中间作者一定程度上没有进 行公平的竞赛。

* 176、《红桃4》（1938）

这个故事比较具有故事性，可以说是非常之复杂，而动机却 .....落 差比较大，让人觉得有些郁闷，凶手也没找到，不知道是我不行还是他 们耍诈？

* 18、《龙牙》（1939）

这个故事明显能看得出受到了好莱坞的影响，而凶手我几乎是亳不 费力的指了出来，因为线索实在太明显。奎因这段时间水平确实有所下 滑，是收到了好莱坞的影响比较大，有些不太专心于创作。

★ 19、《上帝之灯》（1940）

这是一部中篇，讲述了一个房屋消失的诡计故事，应该说这是一个 非常华丽的表演，虽然事先几乎被漏了底（各种卡通和日本的小说）， 阅读感依然很好。属于惊艳型的小说！

★20、《凶镇》（1942）

奎因转型的代表作，也是后期伟大的作品之一。这个故事情节曲折 离奇，更有预告杀人的诡计，而身份替换杀人手法更是应接不暇。

★21、《从前有个老女人》（1943）

这部作品完全不象转型后的作品，奎因也许在怀念黄金时代的那种 纯净的感觉。完全的解谜作品，童谣城堡式的杀人，曲折离奇的情节， 意外的结局。（典型的奎因式意外，没有看透啊......）

★22、《十日惊奇》（1948）

非常有意思的一部作品，涉及宗教、英文字谜、世界观等等诸多因 素，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也是奎因事业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奎因 后期的生活和探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后面的作品中经常被提到。

★23、《九尾怪猫》（1949）

应该说，这部小说符合奎因后期的所有特征，是典型的后期代表巨 作。连环杀手是永远无法褪色的恐怖，一个连环杀手就能让整个城市陷 入恐慌。犯罪心理学，连环杀手，很多精辟的论点，奎因精神态度的变 化（由于《十日惊奇》的影响），都是本书的看点！

★24、《王者己逝》（1952）

不可能犯罪的杰作！密室之外众目睽睽下放出空枪，却导致密室内 的“国王”中枪而死。没有灵异现象，没有不可解释的事，相信这一点， 相信自己的推理！本书有些地方非常bt,让我有些郁闷，总体上还是非 常不错的。

★25、《犯罪日历》短篇小说集（1952）

活泼的人物构成，严谨的推理，非常不错的短篇。

★26、《玻璃村庄》（1954）

非常平淡的一篇，没有什么出色的谜题，也没有什么震惊的场面， 诡计也比较平淡。

★27、《另一方的玩家》（1963）

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篇。而日本的一个我蛮喜欢的作家也尝试了 这种模式，但是却有些像bt的心理学作品。相比之下，本书的谜团诡异 富有吸引力，让我不确定到了最后。

★28、《然后是第八天》（1964）

是个相对平淡多了的案子。但是推理己经不是主要。本书充满了怪 异空灵的气氛，一个莫名来到世外桃源的故事。前后充满了想象力。

★29、《脸对脸》（1967）

也是比较无聊的一篇，有些聒噪嘈杂，但是感动于奎因的父子情 深！

基本上，国内己经有的埃勒里•奎因的作品就大致介绍到这了，但 是这还远远不是完结。奎因的相当多的经典作品大陆出版社还没有引 进，像《埃及十字架》《恶之缘》《狐狸杀手》《最后一击》等等，希 望国内出版社继续努力。而我们读者，就尽情的享受奎因带来的推理乐 趣吧！

第一部

警察应按那些驼鸟的方法行事。明知危机四伏，仍不顾一切地把鸟 蛋理在海滩的沙土里。所有日本人不应责备警察做仔细地挖沙取蛋的工 作。

——摘自田中光《千叶集》

幅衅鼠.mls唳响斗节m冷燃演海m母奋H嘤站毗宙国曲泠flDN 浮。fissia. ^$ssfo s. sssss^, is^, ^sss^s xssssss.

眯晞s噸吨简鳏菴岡荒今e海磐榔®/逐3炼火羽已啓驟3耳薄， su^®i\*3 皿 a海宙季场3清 専飾者酗語，*^sssssss^sss^ s^ ssss^&ss.*

^ssss^s^so s^ss^s EE口 3®2° s^sais^sf,義海， §s^». 4\*is ^ss$r s, s, ss^ss^sl口 『「賤回®T茧申隔。

ss^sssss.

$s- ^5- sss^sss. iso sssss^sss. s^sss MH\*膏 \_t3『34Ela费，喜百KLS或3E&口戦离 AT^t ss?

^ssss^s^s. gsssl^^.fin H5-

a 啜苛以『賤mKJLsAmsJW ^ssss^sm.^ $ss^ss^so

.zss^^s.喉吨。， msssHl^r s^s^$. s^n 孫.^sss^Ifti宙a一 ,—sssss^ I.ssss^. ^sss^s. T^s. s^ssss^ssso 8««§« 淳ffi—TUE3、JX\*K2， ss^sl^ss^s^s^^o s^s

后面挤去，把挤上来的人群推到了一边。警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演 员们也被命令向后退去。警察用绳子把正厅后排拦出了一个圈子，圈进 了大约五十几个人。警察静静地围住了他们，让他们出示了剧票，然后 一一回到座位上。五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坐了下去。演员们被告知站 在绳圈之内。

在左侧过道的尽头，奎因警官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小心翼翼地掏 出了一个棕色雕花的鼻烟壶，心满意足地吸了一下。

“这才像个样子，托马斯，”他笑道，“你知道我对噪音多么敏感 ——地上这可怜的家伙是谁，你知道吗？ ”

维利摇了摇头说：“我都没碰那个尸体，我就比你早到了几分钟。 一个住在四十七街的家伙给我打了电话报告了多伊尔的事。多伊尔一直 干得不错，他的头儿也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啊，啊，对了，”警官说，“多伊尔，过来，多伊尔。”

那个警察向前迈了一步，敬了个礼。

“说说吧，”这小个子的白头发警官舒服地靠在椅子背上说，“给我 讲讲这儿的情况，多伊尔。”

“警官，我知道的只是，”多伊尔说，“第二幕结束前的几分钟，”他 指了指胆怯地站在角落里的帕塞，“我正站在后面看演出，这个家伙跑 过来对我说：”有个人被谋杀了，警官！有个人被谋杀了！’他像个孩子 一样哭诉着，所以我还以为他看走了眼了呢。不过我还是很快地过来 了。这地方很黑，台上又是枪杀又是喊叫的，然后我就看了看躺在地上 的那个家伙。我没有动他，但我试了试他是否还有心跳，可什么也没试 出来。为了确认他是否是死了，我找了一位医生，是一个叫斯图加特的 先生。“

奎因警官精神抖擞地站在那儿说道：“那太好了，太棒了，多伊 尔。我一会儿再问斯图加特大夫。然后呢？ ”

“然后，然后我就找了个引坐员去经理办公室找潘泽先生。路易斯• 潘泽—就那边的那个经理。”

奎因看了看正在后面几英尺处和尼尔森说话的潘泽，点了点头， 说：“他是潘泽，是你说的。好吧，好吧——埃勒里！收到我的信息 了？”

他把潘泽推到一边，冲上去拍了拍刚进大门的一个高个子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正仔细地观察情况。老年人伸出手按住了年轻人的肩膀。

“有没有给你添麻烦，儿子？你今晚又到哪个书店乱逛去了？埃勒 里，我真高兴你能来。”他把手伸进了 口袋，又掏出了鼻烟壶，深深地 吸了一下。他吸得非常深，以致于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喷嚏。然后他抬起 头看着他的儿子。

“事实上，”埃勒里•奎因转着眼睛说，“我一点都不愿意来。你刚把 我从一个书籍爱好者的天堂给拽了出来，那会儿我刚刚说服店主把那本 无价的福克纳小说的第一版卖给我，我还正打算到总部去找你借钱呢。 我给你打了电话，然后我就来了。一本福克纳的书，呃，好吧，我明天 再买吧。”

警官笑道：“如果你说找到了别致的鼻烟壶我也许会感兴趣，就像 这个，好了，走吧。看来我们今天晚上又有活儿干了。”

老警官拽着他儿子的大衣袖子走到了左侧那一群人那儿。埃勒里比 他父亲高六英寸，剪着齐肩的短发，他走路时头发就随身体协调地摆 动。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棍。他鼻子上戴着无 边儿夹鼻眼镜，可这眼镜与他运动员似的体魄不太和谐。不过他额头上 方的细细的皱纹又表明他是一个善于思考但却不擅长运动的人。

他们加入了那群人的谈话，维利很尊敬地和埃勒里打了招呼。埃勒 里从椅子背后探过身躯仔细看了看死者，又退了回去。

“接着说，多伊尔，”警官轻快地说，“你看了看尸体，抓住了报告 的人，找了经理，然后呢？ ”

“潘泽依照我的话关闭了所有的门，确认没有任何人出入，”多伊尔 接着说道，“观众在这儿大惊小怪，不过没有再出什么事。”

“好！好！ ”警官说着又去掏他的鼻烟壶，“你真的干得不错。现 在...…请那位先生。”

他向角落里那位颤抖不己的小个子男人挥了挥手，那男人退迟疑疑 地向前走了几步，舔了舔嘴唇，又无助地向四周望了望，默默地站住 了。

“你叫什么？ ”警官温和地问道。

“帕塞——威廉•帕塞，”那男人说道，“我是个书商，我只是 ....."

“一件件说，帕塞，你坐在哪儿？ ”

帕塞急切地指了指最后一排，从过道数第六个座位。第五个座位上 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孩，惊恐地往这个方向看着。

“我看见了，”警官说，“那女孩是和你一块儿的吗？ ”

“是的，长官，是，长官，那是我未婚妻，长官。她叫伊舍尔 ..... 伊舍尔•杰布露 .....”靠后边一点一个侦探正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埃勒里 站在他父亲的身后，观察着每一个出口。后来他就开始在从兜里拿出来 的一本小书的空白页上画了个图表。

警官看了看那个女孩，那女孩立刻把目光移开了。

“现在，帕塞，我想请你讲讲事情的经过。”

“我 .....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警官。”

警官拍了拍他的胳膊说：“没人指责你什么，帕塞。我只是想让你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别着急，慢慢讲。”

帕塞好奇地看了警官一眼，然后他舔了舔嘴唇，说道：“哎，我当 时和我的 .....啊，杰布露小姐 .....坐在那儿，我们都很喜欢这部舞台 剧。第二幕尤其刺激，台上充斥着枪声和叫喊声……后来我站起来想从 那儿出去，就到这过道上来 .....”他紧张地指了指他站的地方，奎因温

和地点了点头。

“我推了推她 .....啊，杰布露小姐，她和过道之间就隔着一个人。 我也就是为了这个才从这边走，我可不想在剧情最紧张的时候打扰别 人 .....”

“你很有风度，帕塞，”警官微笑着说。

“是的，长官。所以我就往外走，摸索着，因为这里面很黑，然后 我就 .....走到了那个人那儿。”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叙述的更快了，“我 当时觉得他坐着的姿势可真古怪。他的膝盖顶着前排的座位，所以我没 法过去。我就说'对不起'，然后又说了一遍，可他却一动不动。我当时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长官 .....我很不愿意麻烦别人，所以我打算转过身 回去算了，可突然我觉得这个男人的身体滑到了地板上 .....我当时离他 很近。当然，我也有点害怕 .....我想这也很自然 .....”

警官很关切地说：“我敢说这对你的影响很大。那后来呢？ ”

“哎，长官 .....后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就从椅子 上滑了下来，倚在了我的腿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喊不出来，不 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 .....后来我就弯下腰看他，我还以为他是喝醉了或 是病了，再后来我就想把他拉起来 .....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

“我很理解你的感受，帕塞，说下去。”

“后来的事，我己经报告了那位警官。当我感到他抬起手抓住我的 时候，我托住了他的头，他死死地抓住我嘟哝了句什么，可声音太低 了，我根本就没听清楚 .....可我知道是件可怕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 说 ”

“我们己经听明白了，”警官说道，“然后呢？ ”

“然后他就说话了，这回是真的说了 .....可他的声音就好像被什么 东西卡住了似的。他说了句什么，虽然我没听清，但我知道肯定不是说 病了，或是醉了什么的，所以我就弯下腰去使劲听。我听见他喘着粗气 说：”是谋杀 .....被谋杀了……'或是什么的 .....“

“他说的是，是谋杀，啊？ ”警官严肃地看着帕塞，“嗯，好吧，这肯定 把你吓的要命吧，帕塞。你肯定他说了，是谋杀？

“我是听他这么说的，长官。我听力很好。”帕塞热切地说。

“好了！ ”奎因的表情松弛了下来，脸上又带了微笑，“那当然，我 只是想确定一下。然后你又做了什么？ ”

“然后我就感觉他抽搐了一下，然后就软了。我当时特别害怕他死 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记得就去报告那位警官先生了 .....就 是这位。”他指了指多伊尔，多伊尔不自觉地碰了碰脚跟。

“就这些？ ”

“是的，长官，是的，长官。我就知道这些。”帕塞说道，然后他解 脱似地出了一口气。

奎因抓住了他的大衣前襟吼道：“不对，帕塞。你还没告诉我们你 一开始为什么要离开座位呢。”他狠狠地叮着小个子男人的眼睛。

帕塞咳嗽了一下，前后挪动了几下，似乎对要说的话还拿不定主 意，后来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对警官耳语了几句。

“呃！ ”奎因嘴角带着一丝怀疑的笑，但他严肃地说，“明白了，帕 塞。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你可以回到座位上了，一 会儿和其他人一起退场。”他挥了挥手让他走了。帕塞又瞥了一眼地上 的尸体，悄悄地从后排座位后面绕到自己的座位上，又坐在了那女孩的 身边。那女孩立即和他耳语起来。

当老警官微笑着转向维利时，埃勒里不耐烦地动了动，张开嘴想说 什么，又想了想，最后悄悄地往后退了退，走开了。

“好吧，托马斯，”警官叹道，“我们看看这家伙吧。”

他在尸体旁边蹲了下来，膝盖跪在最后一排和前一排之间的空隙 处。除了头上的固定架反射的星星点点的光亮之外，地板附近的狭窄的 空间非常黑。维利举着手电蹲在警官的身边，把手电的光束定在尸体 上，并随着警官手的移动而移动。警官默默地指了指衬衫前襟惟一的一 个棕色的斑点。

“血？ ”维利说。

警官小心地弄了弄衬衫，然后说道：“没有比威士忌更危险的了。” 他的手在尸体上快速移动，摸了摸心脏，又査了査领口松动的脖子 的部位。他抬头看着维利。

“看着像是中毒，好了，托马斯。请斯图加特医生来见我，好吗？ 普鲁提来这儿之前我想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维利快速地发布了命令，不一会儿，一个身穿晚礼服的中等身材的 男人跟着一名侦探走了过来。这位男士皮肤光洁，嘴唇上面留着不算太 密的黑胡子。

“他来了，警官，”维利说道。

“啊，好的。”警官抬起头，“你好，大夫。我听说尸体一发现就请 您做了检查。我没发现明显的死因，你的意见呢？ ”

“我的检査也很仓促，”斯图加特医生谨慎地说，手指抚弄着缎子翻 领，好像那里有瑕疵似的，“在这种黑暗和嘈杂的条件下，我一开始也 无法辨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从面部肌肉来看，好像是死于心脏病，可 仔细检查会发现面部青紫，这种光线下也很清楚是吧？结合口腔里的酒 味可以断定是酒精中毒。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个男人既不是被枪杀 的，也不是被刺死的。我还检查了他的脖颈 .....衣领是我解开的......可 以肯定他也不是被勒死的。”

“非常感谢，大夫，”警官微笑着说，“哦，还有，”斯图加特医生嘟 哝着转过身去的时候，警官说道，“你认为他会是甲醇中毒吗？ ”

*ss^ss^* 4瞟。KA韻力—専溥没涸汁，W 溼涸甫3吟普。，

a夺漂套在舊话圧灘甲曩举时普晅7， *sss—^.* .ti- *s. ss ^sss.*寻面防善曰鹹……ms诫酷京HT出〉*$s* 50

喉uu}渥孫鵬Tfflx麋嫌薛3H奋T。

imss^u\*° ^ss^ssss.由 ssssp s^sss^. ^sso fffy s^sfssfsss^f ssssi 3n£I- ^ss^ssso ^ssf 口游 ^sssls^. s^sl^^s!so s —S^HU- l^sss.曲—®海鬲刑，^ss ssso ^s^^s^sxls^s. f・ ^n 木題還。s£\*s- sss 涔。ssa^. s.?sl$^^sss. SHI &。喜苗—衆-s廁 gftt1132:毗卷3歸旧澗遊ssHlBffiT 皿卩33-浇口

SSIWSMS^H-薛丑屮苗爲法港T港灘雄3S-舟 *sao s^s^ss. ^ss?* 4-黒「茁阻 曲。

lsm^»s§.s^ sss^. sis Hl 雁灯 AS3渤H。^sxas; s—^ Jr喜 XJES尚S^H建 T 回出。s^ss^s 口游。

^s,^sls ss.當浏—豊a3¥汚。

本胆漑 7 ^s?so S3S^ 48-喜海陆遂Hffl\*瞟BA3W3。， 33S3HI- 4- $s- §ssso 陆湖 s^so，

“普通警察的职责就是这样，”埃勒里的声音从他父亲的身后传了出 来，“像蒙特•费尔徳这样的坏东西死了都得小心取证，真怕你感染上真 菌。”

听儿子说完这句话，他站起身来，仔细揮了揮膝盖上的灰尘，又吸 了一口鼻烟说：“埃勒里，儿子，你不用当警察。我可不知道你还认识 费尔徳。”

“我和这位先生谈不上亲密，只是在巴台农俱乐部见过他。从我听 说过的有关他的风言风语我觉得可不该让他在法律界混。”

“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再讨论他的罪状吧，”警官严肃地说，“我恰 巧知道一些他的事，可没一件是好的。”

在他转过身正准备走时，埃勒里好奇地叮着尸体和座椅，慢吞吞地 说：“有什么东西被移动过了吗，爸爸，有吗？ ”

警官转过头问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聪明的问题，年轻人？ ”

埃勒里扮了个鬼脸答道：“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家伙的帽子没在 座位下面，而是在他身边的地上，或是就在附近。”

“就是说你也发现了这个，是吧，埃勒里？我蹲下去检查所发现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或者说我发现我找不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 个。”警官的笑容不见了，他的眉头紧皱，灰色的胡子激烈地抖着。他 耸了耸肩膀说道，“衣服里也没有存帽子的条子......福林特！ ”

一个穿便衣的结实的年轻人急忙走了过来。

“福林特，就像练习肌肉时做俯卧撑一样，你趴到地上把那帽子给 我找岀来。它肯定是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

“好的，警官。”福林特很高兴地答应了，然后有条不紊地在指定地 点找了起来。

“维利，”警官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你去把瑞特和赫塞给 我找来，好吗？ ”维利走开了。

“海戈斯托姆！ ”警官对站在旁边的一个侦探喊道。

“是，长官！"

“赶紧处理这些东西！ ”他指了指从费尔徳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地上的 那两小堆东西说，“一定小心别弄混了！”

海戈斯托姆在尸体旁边跪下时，埃勒里静静地解开大衣，快速地在 他曾经画过图表的那本书的空白页上记下了些什么。他低声自语 道：“这也是施滕达出版公司可以私人出版的东西。”

维利带着瑞特和赫塞回来了。警官快速地说：“瑞特，快到这个人 的家里去。他叫蒙特•费尔徳，是个律师，他住在西七十五街一一三 号。没得到撤的命令之前就一直守在那儿，一有人出现就逮住他。”

瑞特碰了碰帽檐说：“是，警官。”转身走了。

“你，赫塞，小伙子，快到钱伯斯大街五十一号去，这个人的办公 室在那儿，你就在那儿监视，没有我的命令别撤。你如果能进去就在里 面等，不然就在外面在车里等。”

“好的，警官，”赫塞也走了。

奎因转过身看见埃勒里时他笑了，因为埃勒里正探过身去检查尸 体。

“不相信你爸爸，啊，埃勒里？ ”老警官开玩笑道，“你弯在那儿干 吗？"

埃勒里直起身子时笑了： “我只是好奇，就这样。我对这个令人难 受的尸体的某些地方感兴趣。比方说，你量过这个男人的头吗？ ”他说 着把从兜里拿出来的原本是绑书的一根细绳递给了他父亲。

警官拿过绳皱了皱眉，叫过来站在剧院后面的一个警察。他低声发 布了命令，那个警察拿到绳子后离开了。

“警官。”

奎因抬起头。海戈斯托姆眼睛闪着光站在他身边。

“我捡纸的时候在费尔徳的座位后面发现了这个。”他举起了一个暗 绿色的瓶子，是一种姜汁酒的瓶子，上面的商标上写着“佩利超干姜汁 饮料”。瓶子里的酒喝了一半。

“好，海戈斯托姆，你有了额外的收获，说说吧。”

“是，先生！我在死者的座位底下一看见这个瓶子我就知道是他晚 上用的，因为今天白天这儿没有演出，而这儿的清洁工每二十四小时会 彻底打扫一下的。如果不是这个人或与他有关的人今晚用过的话，它是 不会在这儿的。我觉得'也许这也是个线索'，所以我就找到了这儿卖饮 料的男孩让他卖给我一瓶姜汁酒，可是他说，”海戈斯托姆笑了，“他说

这个剧院不卖这种酒。”

“你这次动了脑筋了，海戈斯托姆，”警官赞许地说道，“去把那孩 子叫来。”

海戈斯托姆出去的时候，警察揪着一个矮个子胖男人走了过来，这 个男人的晚礼服己经有些轻微的变形了。警官叹了口气。

“你是管事儿的吗，先生？ ”小个子跳起来叫道。

“我是！ ”警官沉着脸答道。

“那我就想让你明白，”小个子叫道，“喂，你放开我的胳膊，你听 到了没有？我想让你明白 .....”

“放开这位先生，警官，”警官说，脸色更阴沉了。

“ .....我觉得整个这件事都非常让人愤怒！从事情的开始到现在我 和我的妻子、女儿己经在这儿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了，而且你们的人连我 们站起来都不允许！这简直太气人了！你以为就可以这么随随便便地让 这么多人死等吗？我一直在观察你 .....别以为我没有。我们在这儿吃苦 受罪而你们却在这儿闲溜达。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允许 我们一家马上离开的话，我就要告诉我的好朋友，这儿的大律师辛普 森，我要控告你！ ”

奎因警官厌恶地叮着这个矮胖子的脸，他叹了口气开口了，声音里 却带着一种坚决：“亲爱的先生，你想过没有，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 案，凶手可能就在观众当中，可能就坐在你和你妻子、女儿的旁边，他 可能比你还急于离开这里呢。如果你想向你的好朋友大律师抱怨，你离 开这里后尽可以去。现在，我还想麻烦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耐心一 点，等我们允许之后再走 .....我希望我说明白了。”

附近的观众中出现了一点骚动，似乎对这个小个子男人碰了个钉子 感到高兴。小个子在警察的跟随下离开了。

突然警官叫道“天！ ”转身对维利说道，“和潘泽一块儿到定票处去 查一下是否能查到这些座位的情况。”他在一个信封的背面写下了下列 号码：左11三0,左11二八，左11二六，左kk三二，左kk三。，左kk二八， 以及左kk二六。维利拿到后走了。

埃勒里一直在悠闲地倚着剧院的后排座椅，时而看看他的父亲，时

而看看观众，时而又观察一下剧院的地理环境。忽然他对他父亲耳语 道：“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枪战》这样的垃圾，居然爆满，只有 被谋杀的这个人的四周的座位是空着的。”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儿子？ ”奎因问道。埃勒里只是用手杖 轻轻敲击着地面，警官叫道：“皮格特！ ”

那个侦探走上前来。

“去把这一排的引坐员，外面的看门人，还有过道上的那个中年人 叫来。"

皮格特出去了，这时一个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出现在警官的旁边，用 手绢擦着脸上的汗。

“怎么样，福林特？ ”

“我己经像擦地女工一样把地面都搜了一遍，警官。如果你想在剧 院这个部位找到帽子的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敢说那帽子藏得很 好。"

“好了，福林特，去吧。”

那个侦探走了。埃勒里慢腾腾地说：“你难道就没想到你的年轻的 第欧根尼可能会找到那礼帽吗，爸爸？ ”

警官哼了一声。他沿着过道走到每一个人跟前，低声地问着什么。 他在一排一排地问问题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了他这边。当他走 回去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他派出去测量那节绳子的警察向他敬了个 礼。

“多大尺寸，警官？ ”警官问道。

“帽子店那人说整整是七又八分之一。”那警察回答说。

警官点了点头，让他走了。

维利走了过来，潘泽紧紧地跟在后面。埃勒里看样子对维利的话很 感兴趣，他往前探着身子。奎因紧张起来了，脸上闪着兴奋的表情。

“哎，托马斯，定票处那儿有什么情况？ ”

“就这些，警官，”维利毫无表情地回答说，“你写给我号码的那七 张票根本就没有定票记录。他们是从窗口零售出去的，而那是潘泽先生 没法搞清日期的。”

“那些票也许是什么代理处转出去的，维利。”

“这个我也查了，奎因先生，那些票没有发到任何一个代理处。他 们可以确定这一点。”

奎因警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灰色的眼睛闪着光，然后他 说：“那就是说，先生们，我们可以猜测在这部戏开始之前有人就己经 设计好了，七张票被人一块儿买走了，开演时买票的人又故意忘了来 看。"

第四章人群中的两个嫌疑人

世上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天生的弱点，就是无法忍受爱发牢骚的 人。在一大群沉默无声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帕森”的家伙，埃 勒里一看到他，就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听了奎因暗含讽刺意味的话，帕森挺直了身体，与警官对视了一 下，然后又恢复了以前的蛮横无理的劲头，使劲挣脱了警察死死抓住的 他的胳膊。他扭动着、吵闹着、咒骂着，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他屏住 了呼吸。他剧烈抽动的身体似乎在向警察控诉着他的不满。另一个警察 也赶来帮忙，把他死死地按在地板上。突然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 了下去。一个警察狠狠地把他揪了起来，他于是就站在那里，眼睛看着 地面，身体一动不动，手里紧紧攥着帽子。埃勒里转过头去。

“行了，帕森，”警官说道，就像对待一个刚刚发过脾气的孩子一 样，“你知道这么干是没用的。你最后一次犯事时闹的结果又怎么样 呢？"

“问你问题你就得回答！ ”一个警察吼道，同时又使劲戳了戳他的肋 骨。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所以我也无话可说。”帕森说话的同 时还不停地移着脚步。

“你这话真让我吃惊，”警官温和地说道，“我也没问你知道什么 呀。”

“你们没有权利抓一个无辜的人！ ”帕森不顾体面地大声喊道，“我 难道不和其他人一样吗？我买了票，一分钱也没比谁少花。你们这些人 凭什么不让我们回家？ ”

“那你也买了票，是吧？ ”警官磕了磕脚后跟问道，“好，好，那你 就把票根拿出来让老奎因也仔细地看一看。”

帕森的手机械地摸了上衣口袋，可又惊异地垂下了手。他表情空 洞，慢慢地抽出了手，手里什么也没有。他又摸了其他的口袋，脸上带 着气愤的表情，这种表情让警官不由得微笑了。

“妈的！”帕森嘟嗖道，“没有比我现在更倒霉的了。我总是留着票 根，可偏偏就今天晚上把它给扔了。对不起，警官！ ”

“哦，那没关系，”奎因说道。他的脸色严峻起来，“别再装下去 了，卡赞耐里！你今天晚上都在剧院里干了什么？你为什么突然要跑出 去？回答我！ ”

帕森向四周看了看。他的胳膊被两个警察紧紧地抓着，看来想逃跑 是不可能，也是不明智的了。他的面部表情又变化了一下，做出了一副 很愤怒的、无辜的样子。他的眼睛湿润了，就像是那些虔诚的基督徒面 对异教询问者所做出的表情。帕森常常用这种表情来表示自己的无辜。

“警官，”他说道，“你知道你是没有权利就这样抓住我的，是不 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找他的律师，对不对？当然我有这个权利！ ”他停 了下来，好像己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警官很好奇地看着他说：“你最后一次看见费尔徳是什么时候？ ”

“费尔徳？你不是说蒙特•费尔徳吧？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警 官，”帕森说道，“你到底想给我加什么罪名？ ”

“没什么，帕森，什么罪名也没有。不过你现在什么都不想说的话 也可以，你可以先冷静一下。也许你一会儿就有得可说了......别忘了， 帕森，还有波努莫丝绸抢劫案和你有关呢。”他转过身对一个警察说 道，“你陪我们的朋友到经理办公室去，在那儿陪他一会儿，警官！ ”

正在观看帕森被拽到剧院后面的一间屋子里的埃勒里听到他父亲的 话感到非常吃惊。他父亲说：“这个帕森也真够笨的，是不是？他那样 就想逃走？ ”

“这就叫一着走错，全盘皆输啊。”埃勒里说道。

这时维利手里拿着一大卷纸匆匆赶到了，警官转过身冲他笑了笑。

“啊，托马斯回来了，”警官笑道，看样子他的情绪很好，“有什么 发现吗，托马斯？ ”

“哎，警官，”这位侦探拿着弄卷了边的纸回答说，“也很难说。这 只是名单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还没完呢。不过我觉得你己经能发现感兴 趣的东西了。”

他递给奎因一些草草写下的姓名和地址。这些都是警官让维利询问 每一位观众之后写下的。

警官仔细地研究每一个名字，埃勒里也从他身后看过去。他刚看了 一半就停住了。他斜眼看了看让他吃惊的名字，然后抬头迷惑地看着维 利。

“摩根，”他沉思着说，“本杰明•摩根。听着有点耳熟，托马斯。你 觉得呢？ ”

维利淡淡地笑了笑：“我就知道你会问我的，警官。本杰明•摩根两 年前还和蒙特•费尔徳是搭档呢。”

奎因点了点头。三个人对视了一下，然后警官耸了耸肩，简洁地 说：“看来还得了解一下摩根先生的其他情况。”

他叹了口气又开始看名单了。他又开始仔细研究名单了，不时地抬 起头想一想，摇摇头，再继续看。维利很崇敬地看着他的上司，因为他 知道奎因的记忆力比埃勒里还要好，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到了惊人的程 度。

最后，警官把名单还给了这个侦探：“没什么了，托马斯，除非你 能找出我遗漏的东西，是吗？ ”他的声音很沉闷。

维利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位老人，摇了摇头，走了。

“等一下，托马斯，”奎因叫道，“你去弄下一份名单之前，先让摩 根先生到经理办公室去好吗？别吓着他。还有，在他去办公室前先看看 他的票根。”维利离开了。

警官对正在看警察们在侦探的调度下执行奎因命令的潘泽打了个手 势，那个小个子胖经理立即就跑了过来。

“潘泽先生，你们的清洁女工什么时候开始打扫卫生？ ”警官问道。

“哦，他们己经来了有一会儿了，警官，他们在等着开始干活儿 呢。大多数的剧院都是在第二天早上才开始打扫，可我一般是演出一结 束就开始。您又有什么吩咐？ ”

刚才还皱着眉头的埃勒里听到经理的话之后眼睛亮了亮。他又满意 地开始按他的夹鼻眼镜了。

“我希望你做的事就这些，潘泽先生，”警官平稳地说，“等所有的 人走了以后，安排清洁女工对剧院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搜查。他们必须 捡起并保存剧院里所有的东西，尽管有些东西看起来无关紧要，尤其是 注意票根。这些人可以信任吗？ ”

“呃，绝对可以，警官。从这个剧院一建立他们就在这儿干了。你 可以相信不会漏掉任何线索的。那拣到的东西我怎么处理？ ”

a z&lg魚g巡+?§ 一殴熒

。&1H督®它要明忐抠恶殴澳a zinn都， oiHss^gsfew 菌回 *^»ssss*。<士»濯«©察足贸tw帳亦划舞E細

X。』巡 wws-MkK-K。粮 K-昕浙N更采W,划K-。嘏闆—«安£贸MS.M晏右军收加整qr

\州丑6W

。层無綱&郴W艰 秘游W更我回我E酬a -ss

.o^sls^ss ogifr s&s .Hsi^ssi。州玄。成…

X。\*盲 ^sssss ^s^sss ^s ^ssxs^s^s。—J3EW缺 w<g娈懺 fl ^—ssssisf ^sss^ss ss. oi^ ^sf ^^s^sssl^ss ^ss^sss 划沸型 OHS o#^?8?xlw^t£ 浏抿 O<^U5^58<EW

£。伽獅 ^isssH^ 7s^ss^^sr o#^isH5l^iw2s Hu ^n^issug^^ffl?—

。H艰贸炽圮与抵殴澳a 一菸凯。裁凯X *^s!* 。S邮 *^s^s§.* 。郴吊哉

“是的，先生，您还有什么吩咐吗？还有，警官，请您原谅，我想 问您一下，观众到底还要等多久？好多人都在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我 不希望在这件事上出什么麻烦。”他的黝黑的脸上由于汗水的缘故闪着 光。

“哦，这事你不用担心了，潘泽先生，”警官轻松地说，“马上就会 让他们走了。事实上，我己经让我的人几分钟之后就放他们走了。不 过，在他们离开之前，恐怕还得抱怨一件事呢。”他笑着补充道。

“是吗，警官？”

“是的，他们得接受检查。他们肯定会抗拒的，还会威胁说要找律 师什么的。不过，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我会为今晚的一切负责的，我是 不会让你卷入任何一种麻烦的 .....现在我们需要一位女士帮个忙，因为 我们的人都是男的。我们这里倒是有一位女警官，不过她在楼下也忙得 不可开交。你能帮我们找一个可靠的人吗——最好是中年人——她还得 愿意义务地帮助我们，而且还会为一切保守秘密？ ”

经理仔细地想了一会儿：“我可以给你找到这种人。我们衣帽间的 菲利普斯夫人就行。她在这儿己经工作了好多年了，而且她也会很高兴 地接受这个任务的。”

“那就是她吧，”警官爽快地说，“请她马上到正门去，维利警探会 告诉她怎么做的。”

维利来得正是时候，刚好听到了警官的话。潘泽冲下了过道，向包 厢跑去了。

“摩根安排好了吗？ ”奎因问道。

“是的，警官。”

“好，那你就还剩一样工作就可以结束今晚的任务了，托马斯。我 想让你指挥正厅和包厢里的观众离开剧院。让他们一个一个走，走之前 要接受检查。除了正门之外任何门都不得出入，一定要确定那些门都锁 好了，让那些坐在侧门附近的观众都移到后面来。”维利点了点头。

“好，准备搜査，皮格特！ ”那名侦探跑步赶了过来，“皮格特，你 和奎因先生及维利警官一起到正门去搜查每一个出去的男人，有位女士 会在那儿搜查每一个女人的。检查每一个手包，再检查每一个口袋看有 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把所有的票根都搜集起来，严格检查看有没有多 余的帽子。我想要的是那种丝织的高帽。不过如果发现其他种类多余的 帽子，也要让主人说个明白。好了，小伙子们，开始行动吧！ ”

一直靠着一根柱子站着的埃勒里这时也直起身子跟皮格特一块儿走 了。维利跟在后面刚要走的时候警官又叫道：“正厅里的人走完之前， 别让楼厅里的人出去。派个人到那儿去让他们保持安静！ ”

最后一条重要的指令发布之后，警官转过身对站在附近守卫的多伊 尔轻声说道：“你快点到衣帽间去，多伊尔，小伙子，仔细观察每个人 拿衣服的动作。他们都走了之后，仔细检查一下那个地方。如果有什么 东西被人留下了，立即拿来给我。”

奎因靠在一根柱子上，这根柱子的阴影正好投在座位上，而死者就 正是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他目光有些茫然地站在那里，用手抓着自己的 衣领，这时虎背熊腰的福林特跑了过来，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警官的目 光立即迎了上去。

“有什么发现吗，福林特？ ”他问道，手却不由自主地又去摸他的鼻 烟壶。

这名侦探默默地递给他一张半截的票，这张票是蓝色的，上面写 着“左11三。”。

“好，好！ ”警官叫道，“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个的？ ”

“就在正门里面，”福林特说道，“看样子好像是票的主人一进剧院 就把它扔掉了。”

奎因没有答话。他把手伸进了口袋找到了死者的那张蓝色的票根。 他默默地看着它们——两张票根从颜色和标记来看都相同，不同的是一 张是左11三二，另一张是左11三。。

警官在审视这两张门票时习惯性地眯起了眼睛。他把票根翻来覆去 地仔细看着，然后，灰色的眼睛里露出了迷惑的神情，于是他又看了看 前面。还是不满意，于是又前后都看了看。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两张票的边角都无法吻合。

第六章地方检察官变成了传记作家

理查徳•奎因警官是个奇特的人。他身材矮小瘦削但却很结实。他 长着灰色的头发和象征丰富的经验的皱纹，他可以被看成是商人、看门 人或者任何什么人。当然，只要衣着得当，他可以把自己伪装成任何一 种人。

他的神态里也有这种特征。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了解自己。对于他的 同事、敌人以及被他送上法庭的人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他愿 意的时候，他可以很具表演能力，或温和、或自负、或慈祥、或严厉。

但是在他的内心里，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敏锐、同时又是非常坚强的 不会被残酷的事所打倒的人。凡是在工作上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发现 他性格的多变性，在他的人格中总是有新的东西岀现。他发现在工作中 就需要这种性格。人们永远都无法猜到他将要做什么或是说什么话，因 此他们都有些怕他。

现在他又独自一个人了，他回到了潘泽的办公室，把门关得紧紧 的。他的调查取证工作己经告一段落，他又回到了真我。在这一刻，他 又变成了一个老人，生理上的老人，但精神上又老到又充满智慧。他脑 海里闪现最多的是那个被他吓得失去了知觉的女孩。女孩那张痛苦、恐 惧的脸让他心头发紧。弗朗西斯•伊维斯•波普的表情展现出了任何一个 男人都希望得到的女儿的表情，那么惹人怜爱。看着她在他面前痛苦地 失去了知觉，他的心都碎了。当他想到她的未婚夫对他的那种愤怒的表 情时，他又不由得感到脸红。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警官又拿出了鼻烟 壶，叹了 口气，然后使劲地吸了起来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他又回到 了工作时的神态——一个坐在桌前沉思默想的侦探。事实上，他非常希 望进来的是埃勒里。

他大喊了一声“进来”。门开了，一个衣着过分臃肿、戴着羊毛围巾 的瘦削但眼神十分灵活的男人走了进来。

“亨利！ ”警官兴奋地叫着站起身来，“你来这儿干什么？我还以为 医生己经强迫你上床休息了呢！ ”

地方检察官亨利•辛普森坐在椅子上后眨了眨眼。

“医生，”他用说教式的语气说道，“医生，他们只会让我的脖子难 受。把戏怎么样？ ”他一说话，就感到脖子有些难受。警官也又坐了下 来。

“对成年人来讲，”他断然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守规则的病 人。你小心点，不然就会得肺炎的。”

“行了，”检察官笑道，“可能发生的事多了，要担心那还得担心死 了呢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呃，是的。你的问题。你问的是，把戏怎么样？把戏，我亲爱的 亨利，现在来看可不怎么乐观。你满意了吗？ ”

“你还是再说得明白一点，”辛普森说道，“记住，我是个病人，就 快死了。”

“亨利，”奎因热切地往前探了探身子说道，“我告诉你说我们目前 遇到的案子是我们处理过的最棘手的一个 .....你脑袋嗡得一下了吧？我 不想把我的麻烦事告诉你！ ”

辛普森皱着眉头看着他：“如果你这么说，那我想那一定是真的 了，不过这案子来得不是时候。选举己经为期不远了，要是有这么一件 没有侦破的案件，那一定会给反对党抓住把柄的 .....”

“哎，这只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奎因低声说道，“我可没从选举 的角度考虑，亨利。有个人被谋杀了——坦率地说，我这会儿考虑的就 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是谁干的。”

“我接受你的意见，警官，”辛普森用一种更轻松的语气说，“不过 你要是听到了我几个月前干的 一当然是在电话里 ....."

“等一下，我亲爱的沃森，埃勒里就会这么说，”奎因笑道，他的情 绪很明显地变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天你在家，可能是在床 上。电话铃响了。一个声音在电话里发牢骚、叫骂、怪笑，反正是发出 了一切能让人不安的声音。那声音说道：”我不能忍受像一个普通的罪 犯一样被警察抓住！我要给奎因那老家伙添点麻烦！他严重干扰了人们 的人身自由！’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话 .....“

“你这个家伙！ ”辛普森笑了起来。

“这个先生，也就是出怪声的这个男人，”警官继续说道，“一定又 矮又胖，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有一种不太好听的女人似的嗓音，又装出

剧院他就让每个人都毫无理由地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一点都不符合程 序，我的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还说警官甚至把他当成了罪犯，搜查了 他、他妻子还有他女儿之后才让离开剧院。我知道的情况就这些——他 其他的话就是些骂人的话，与案子都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件事就是维利 在外面告诉了我被谋杀的人是谁，而这才是最有趣的部分。”

“你对这个案件的了解程度和我差不多，”警官说，“可能比我知道 的还多呢，因为我觉得你对费尔徳要比我对他了解..….埃勒里，外面搜 查时有什么事发生吗？”

埃勒里舒服地把两腿叠在一起：“和你预计的一样，搜查观众没有 什么结果。没发现什么异常，一件都没有。看样子人人都有罪，可人人 又都有不认罪的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可是前景不乐观啊！”

“当然，当然，”奎因说道，“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有一个聪明人作主 谋。我想你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帽子吧？ ”

“那也是我重点要找的东西，爸爸，”埃勒里回答说，“可是，没 有，没有可疑的帽子。”

“他们都搜查完了吗？ ”

“我穿过街道去买吃的的时候他们就差不多完事了，”埃勒里说 道，“后来没办法了，只能让楼座上愤怒的观众下楼，把他们放到了大 街上。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 .....楼座上的观众、剧院的职员、剧组人 员……演员。整个晚上他们都在扮演受难的上帝，可突然他们发现自己 就站在平常的街道上，穿着普通人的衣服。顺便说一句，维利也搜查了 从这里出去的那五个人。那年轻的女人车可真不错。我看见了伊维斯・ 波普小姐一行人 .....我想你不会把他们给忘了吧。”

“所以我们已经进退维谷了，哎？ ”警官咕哝道，“今晚的事就是这 样，亨利。”他把一晚上的活动向默默地坐在椅子里皱着眉头想事情的 辛普森作了扼要的介绍。

“事情就是这样，”警官在这间小办公室汇报了之后总结道，“哎， 亨利，关于蒙特•费尔徳，你肯定有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知道这家伙 名声不怎么样——不过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

“这评价对于他来讲己经够好的了，”辛普森生气地说道，“我差不 多知道他一生做过的每一件坏事。看样子你们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难度， 但愿我说的关于他的过去的事能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费尔徳最开始在我的手下干，那时他就被怀疑和水桶店诈骗案的 丑闻有关。那时还是助理地方检察官的克洛宁却没法抓住他的把柄。费 尔徳把一切都掩藏得很好。我们所拥有的证据只是一个给黑帮踢出来的 人讲的故事，这故事也无法辨认是真是假。当然，克洛宁一直也没让费 尔徳知道他己经受到了我们的怀疑。这事也就过去了。克洛宁脾气急 躁，每一次他都以为自己发现了证据，可每一次都不了了之了。不过，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费尔徳很狡猾。

“等我到了那儿以后，克洛宁就让我们调査费尔徳的背景，当然是 秘密调査。我们得到的情况就这些：蒙特•费尔徳来自新英格兰的一个 贵族家庭——那种并不用吹嘘自己是五月花号船员后裔的那种家庭。他 小的时候家里给他请过一个家庭教师，后来又去了很好的学校，但是他 不想学好，后来他父亲把他送到了哈佛大学读书，希望他能成为有才气 的人，这也是他父亲的最后一线希望。他好像小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孩 子，虽然没犯过什么罪，但是却非常野蛮。从另一方面来讲，他骨子里 还有一股傲气，等他长大以后，就自作主张地把名字缩短了。他家族的 姓原来是field-ing,后来他就叫蒙特•费尔徳了。”

奎因和埃勒里点了点头，埃勒里看样子好像在沉思，奎因则直直地 叮着辛普森。

“可以说，”辛普森继续说道，“费尔徳并不是一无是处。他很有头 脑，他在哈佛读法律，读得还不错。他的口才非常好，这也得益于他丰 富的法律知识。不过在他毕业之后，他的家庭还没来得及为他们帮他选 择的职业而骄傲时，他就卷入和一个女孩的桃色新闻中去了，弄得自己 声名狼藉。他的父亲一怒之下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玷污了家族的名 声，你们明白那种事的 .....哎，不过，我们的这位朋友并不怎么悲伤。 他不再愿意处理一些小案子了，他决定自己去挣大钱。那一段时间他是 怎么干的我们不得而知，后来我们知道他和一个叫科恩的人做了搭档。 那人也是这行中比较狡猾的那种人。这种搭档多么天衣无缝！他们靠帮 助骗子辩护赚了很多钱。你和我都知道，那些比最高法院还知道法律的 空子的人，谁能治得了他们呢。他们什么事都插手——那时是罪犯的黄 金时期。骗子们都知道有科恩和费尔徳为他们辩护他们是不会有事的。

“后来那个科恩先生，就是那个经验丰富的家伙，和一个客户有了 瓜葛，他们共同赚了很多黑钱——他在那一行干得很漂亮，美中不足是 他的英语不够地道。我说，这位科恩先生的下场可不怎么美妙。一个冬 天的晚上，他在北河的源头被人谋杀了，他的头被打穿了。十二年过去 了，凶手依然没有查出来。我们对他的身份早就怀疑了，如果破了今晚 的案件就能把科恩那案子也解决了，我是一点也不吃惊。”

“那他也就是那么一种花花公子，”埃勒里说道，“就是死了之后他 的面容也那么不招人爱见。为了他我没买到那本第一版的书可真是太亏 了。”

“算了吧，你这书虫，”他父亲不满道，“说下去，亨利。”

“现在，”辛普森拿起了一块蛋糕，边吃边说道，“现在我们来说说 他生活中好的一面。他搭档悲惨地死去之后，他好像重新开始了生活。 他真的去工作了——这回是真的从事合法的工作——当然他还有足够聪 明，干得很好。有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渐渐他消除了 以前留下的坏名声，现在名声己经开始变好了呢。

“他好好表现的时间持续了六年。后来他遇到了本•摩根——一个从 来就没有什么污点和坏名声的人，虽然他缺少当律师的灵气。不知通过 什么手段，费尔徳说服了摩根和他搭档。后来事情就开始变糟了。

“你们可能还记得纽约那段治安很恶劣的日子。纽约有一个很大的 犯罪团伙，这个团伙里有公职人员、骗子、律师，有些案件还涉及了政 治家。那时候出现了许多银行抢劫案；城市里到处都在卖假酒；同时还 出现了许多谋杀案，这让政府如履薄冰。不过这事你和我一样清楚。你 们虽然抓住了一些人，但你们却没有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而且我完全 有理由认为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就是蒙特•费尔徳。

“看见了吧，一切的一切对于他这种聪明人是多么的简单。通过他 第一个搭档的培训，他对见不得人的那些东西都了如指掌。当科恩不再 有用了的时候，他很轻易地就被剔除了。然后费尔徳——记住我这可都 是推测，因为还没有证据——然后费尔徳，在从事法律工作这一受人尊 重的幌子的掩盖下，建立了一个更大的犯罪团伙。当然对于他是怎么干 成这一切的我们无从知道。当他一切都准备就绪时，他遇见了很出名 的、受人尊重的摩根，然后他的法律地位就稳固了，于是在近五年就开 始了大规模的诈骗活动。”

“摩根是怎么搀和进来的？ ”埃勒里很随便地问道。

“我就要说到这个了。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的是，摩根和费尔徳干的 这些非法勾当丝臺都没有关系。他品格端正，事实上对于人品不好的当 事人他都拒绝为他们辩护。当摩根知道了一些费尔徳干的勾当之后，他 们的关系就开始紧张了。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我还不敢确定，不过你们 去问摩根，就可以得出结论了。不管怎么说，他们分道扬镰了。从那以 后，费尔徳干的事情就有一点半公开的味道了，但是还是干得天衣无 缝，让法律无法抓住他的把柄。”

“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亨利，”奎因思索着说，“你能把他们分 道扬镰的事再多给我们讲点吗？等我和摩根谈话时我好检验一下他是不 是在说实话。”

“呃，好的！ ”辛普森答道，“我很高兴你能及时提醒我。在他们正 式签署分手协议之前，这两个人有一次大的争吵，差点儿酿成悲剧。在 他们经常吃午饭的韦伯斯特俱乐部，他们俩狠狠地争吵了一回。他们吵 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旁观的人不得不出面干预了。摩根当时气得要发疯 了，那会儿就在那儿威胁说要杀了费尔徳呢。我想费尔徳那时倒是非常 镇静。”

“见到这件事的人有知道他们争吵的原因的吗？ ”奎因问道。

“很遗憾，没有。这事儿很快就过去了，后来他们平静地分了手， 再后来就没人再知道他们俩之间的事儿了。当然，到今晚之前。”

地方检察官说完之后，三个人沉默了有一会儿。埃勒里用口哨吹了 舒伯特小夜曲的几个音符，奎因深深地吸了一下鼻烟。

“我说，摩根可是对这事脱不了干系。”埃勒里眼睛望着天说道。

他父亲嘟嚏了一句什么。辛普森严肃地说：“哎，那是你们的事， 先生们。我知道我该干什么。既然费尔徳己经死了，我就得好好整理一 下他的档案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死就会一了百了，我希望，他 的那个团伙就此解散。明天早上我派个人到他办公室去。”

“我的人己经在那儿守着了，”奎因漫不经心地说道，“那你以为是 摩根干的，是不是？ ”他眨了眨眼睛问埃勒里道。

“我记得我刚才说的是，”埃勒里平静地说，“摩根脱不了干系。我 可没有接着往下说。我承认摩根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人——除了，先生 们，一件事。”

“帽子？ ”奎因警官立即接上了话茬。

“不，”埃勒里说道，“是另外一顶帽子。”

第二部

.....举个例子：一次，年轻的吉恩・C——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经 过一个月的努力调查后他来找我，脸上带着一种几乎无望的表情， 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正规的纸。我读了很吃惊，是他的辞职报告。

“吉恩！”我大声叫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失败了，布瑞伦先生，”他低声说道，“一个月的心血白费了， 我搞错目标了，这是耻辱。”

“吉恩，我的朋友，”我严肃地说，“你的辞职报告这样处理吧。”我 边说边把它撕成了碎片，吉恩惊讶地看着我，“现在去吧。”我劝他 说，“从头开始。永远记住这句格言：想知道什么是对的人，必须首先 知道什么是错。”

——摘自《一位高级官员的回忆录》

作者：奥古斯特•布伦特

第九章神秘的迈克尔斯先生出现了

闯入者笨拙地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高大笨重的男人，相貌严肃，黑 色眼睛。他的长相和举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他确实有什么特别 之处，那就是他的长相和举止太平凡，看上去好像无论他是谁，干的什 么工作，他都故意努力地把他的个性特征抹去了。

“这里这么多人是什么意思？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但就连他的声音 也是平淡而毫无特色。

奎因转向皮格特：“怎么回事？ ”他问道，装出严肃的口吻。

“我站在门后面，警官，”皮格特气喘吁吁地说，“这只野猫走进 来，我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他就像只老虎一样扑向我，真的。他用力推 我的脸—横冲直撞，警官 .....还想从这个门出去。”

奎因像个法官似地点点头。

新来者温和地说：“撒谎，先生。他朝我扑来，我还击。”

“行了，行了！ ”奎因低声说，“这样绝对不行 ....."

门突然开了，约翰逊侦探站在门边。他把老警官拉到一边：“维利 派我到这儿来是怕万一你们需要我，警官 .....我上楼的时候看见了那个 家伙。我说不准，但也许他在四处窥探，所以我跟着上来了。”

奎因用力点点头：“很高兴你来了 ——我能用到你，”他轻声说，给 其他人做个手势，领着众人进了起居室。

“好了，伙计，”他对着大个子闯入者简短地说道，“表演结束。你 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 ”

“我叫查尔斯•迈克尔斯——先生。我是蒙特•费尔徳先生的仆 人。”老警官眯起眼睛。这个男人的所有举止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他的 脸上同从前一样，面无表情，他的态度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然而老人 却感觉到了一种变化。他迅速扫了一眼埃勒里，在他儿子眼里看到了对 他的想法的肯定。

“是吗？ ”老警官从容问道，“仆人，是吗？你早晨这个时间拎着旅 行包要去哪里？ ”他的手猛地指指箱子，一个廉价的黑包，皮格特从门 厅里捡起来放进起居室里的。埃勒里突然朝着门厅方向走去。他弯腰拾 起什么东西。

“先生？ ”迈克尔斯似乎被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紧张，“是我的，先 生，”他说道，“我今天早上正要去度假。我和费尔德先生安排好我走之 前来这里拿我的薪水支票。”

老人的双眼闪烁，他懂了！迈克尔斯的表情和姿态没有改变，但他 的声音和发音明显地不同了。

“这么说你们安排好今天早晨你到费尔徳先生这里拿你的支票，”老 警官低声说，“这就太离奇了，得考虑考虑这件事。”

迈克尔斯的脸上掠过转瞬即逝的诧异：“为什么——为什么，费尔 徳先生在哪里？ ”他问道。

“在冰冷冰冷的地下，”埃勒里咧嘴笑道，他人仍在门厅里。他回到 起居室里，手里挥舞着迈克尔斯和皮格特打架时掉下的报纸，“老伙 计，真的，这句话有点太笨，知道吗？我捡起这张报纸看见的第一件事 就是黑色的大标题，描述了费尔徳先生出的小小意外。占去了整个头 版。那么—呃，你没看这篇文章？ ”

迈克尔斯冷冷地瞪着埃勒里和那张报纸，但是当他咕咕哝哝说话时 低下了眼睛：“我今天早上没有机会看这张报纸，先生。费尔徳先生出 了什么事？ ”

老警官哼着鼻子说：“费尔徳被杀死了，迈克尔斯，你始终都知道 这件事。”

“但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先生。”仆人恭敬地反驳道。

“不要撒谎！ ”奎因厉声说，“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来这里，否则你有 足够的机会到法庭上说吧！ ”

迈克尔斯耐心地看着老人：“我说的是实话，先生，”他说，“费尔 徳先生昨天告诉我今天早晨来这里拿我的支票。我就知道这些。”

“你和他在这里见面？”

“是的，先生。”

“那么你为什么忘了撼门铃？用钥匙开门时没想到这里有什么人 吧，伙计？ ”奎因说道。

“门铃？ ”仆人睁大了眼睛，“我从来都用钥匙开门，先生。只要我 有办法，我绝对不打扰费尔徳先生。”

“为什么费尔徳先生昨天没给你支票？ ”老警官大声喊道。

“他手头没带支票本，我猜，先生。”

奎因的嘴唇上翘：“你的想像力太不丰富了，迈克尔斯。你昨天最 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 ”

“大概七点钟，先生，”迈克尔斯立刻回答，“我不住在这个公寓 里，太小，并且费尔徳先生喜欢——喜欢留点隐私。我通常一大早来给 他做早饭、放好洗澡水、准备好衣服，然后等他去了办公室后我打扫卫 生，一直到吃晚饭，一天里剩下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大约五点回来 准备晚饭，除非白天听费尔徳先生说他要出去吃饭。给他准备好晚饭和

晚上穿的衣服后我回去睡觉 .....昨天我准备好他的东西后他跟我说了支 票的事。”

“一个令人疲倦的旅行计划没有了，”埃勒里低声说道，“你昨天晚 上都准备了哪些东西呢，迈克尔斯？ ”

那男人恭敬地注视着埃勒里：“有他的内衣，先生，他的袜子、晚 礼鞋、挺括的衬衣、领扣、领子、白色领结、全套礼服、斗篷、帽子

“啊，对了——他的帽子，”奎因打断他的话，“是哪种帽子，迈克 尔斯？”

“他平常戴的大礼帽，先生，”迈克尔斯答道，“他只有一项，也是 非常贵的一顶，”他又热情地说道，“我猜是布朗•布鲁斯牌的。”

奎因慢吞吞地敲打着他那把椅子的扶手：“告诉我，迈克尔斯，”他 说道，“你昨晚离开这里之后干了什么——就是说，七点之后？ ”

“我回家了，先生。我得收拾提包，并且我非常累。我扒了几口饭 就睡了——我爬上床——一定将近九点三十了，先生，”他天真地说 道。

“你住在哪里？ ”迈克尔斯说了个号码，在东一四六号街，布朗克斯 区，“明白了费尔徳先生有没有常来这里的客人？ ”老警官接着说。

迈克尔斯斯文地皱皱眉头：“这点我很难说，先生，费尔德先生不 是你们称作友好的人。因为我晚上不在这里，所以不知道我走以后谁 来。可是——”

“什么？ ”

迎熟関尊器窖以耆駐呂川'以53三帀辛谢對攻匝宙軍年回虱以墜由 推’谕。牡一虫"％玉应风5聃'Y枇瓶——地——帀王尚爾書业帀峯 *駒沏跖，*'溯寒用蒙宙写口 '巢最Y叫用■成力及“'帀王'駐泓,，

“ z知聃傾匝景动腿圭&邙聃,，

“邱 王谢翌甚曾，举誑米耳推^WLWW由照舀目。翼帀制泓関协聃削 '巢唯场'Y羽号风帀峯誕汐程書聃。帀王'干輟関肆黒非力者聃。帀 王宙圏•血举車M1咨泌泉推,，：劫活関泉导』吊壑算物风履W罩東

“。谢新•的羊宰 fflWWl '蜩專罩東'丄由三丄主孳躡少躍玄盼凿叫……Shk，，

“。帀峯'风脸淮宙財吊/风丁密玄者推”：是回

“ z风助工盼？（傾堡叩拶者明,，'丁見期 fg\*MM '菓回票籍81專“ ’£由三丄士谶宫确\*毋槊场興輯好1/，，

。米最M卬蜷，叫用回身誑。号働辟長回関丫¥拳金旨短回関題 *沏師* '丁剪回跄甜価虱丑。浙k関感物聃’段M関剌好啊’劉袖栗昊 卬坦都丁土徑誕出輻沂學蜩邑罩以回叫。醐回风峰爾一回地转EI產

“。丄由三褰日£4傾,， 漁回X 耳届果“ z蜩泌罩蜜’』回知可歩士専谶少盜•勃盗以场,,——谁飯

«……卓 91辛書虫澎含'干王'梨乎？（后也场”：羽馴気身哥習嵋汐罩2（

“ 3依彖弟’』動IW厕。上日前,，

“。関 驱洛1来丁寺聲力者风日出润舛描丑者W实洪推。帀峯’日力中”

“ 3』曹多丫¥季金四虱也洪帀王躡也輻,， 。菓最蛹出罩東“。右 g関牺者及'Y¥辜為•毋旱季。羣為——徑虫调扭？F '帀王” 。巢梨闻葬" z，Vhu驱,，

“——本8関聃醬濬虫塗丄疏熟 触及丑,，’4一丄磐団病彭王幸一嵋汐罩蜜“……帀平'干凉力身,， 即使这样我也说不出多少来，因为我不是整晚上呆在那里 .....当然据我 所知，在他们把公司分开之后，他没来过这里。”

奎因在谈话中第一次露出笑容：“谢谢你的坦率，迈克尔斯 .....我 快成为一个爱打听别人隐私的老家伙了——你能想起他们分手的时候有 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

“噢，没有，先生！ ”迈克尔斯抗议道，“我从没听见吵架或那一类 的事情。事实上，在他们分手后费尔徳先生立刻告诉我他和摩根先生还 会是朋友——非常友好的朋友，他说。”

有人在迈克尔斯胳臂上碰了一下，他带着臺无表情的彬彬有礼的神 色转过脸去。他发现自己和埃勒里脸对着脸：“什么事，先生？ ”他恭敬 地问道。

“迈克尔斯，亲爱的伙计，”埃勒里严肃地说道，“我讨厌翻人的旧 账，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官你蹲监狱的那一次？”

就像踩到一根裸露的电线上一样，迈克尔斯的身体僵住了，一动不 动。他脸上的血色退去了。他张着嘴，自信消失了，瞪着埃勒里笑眯眯 的眼睛。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仆人喘着气，口气没有 那么温和，那么完美。奎因赞许地夸奖了他儿子。皮格特和约翰逊走近 浑身颤抖的那个男人。

埃勒里点燃一支香烟：“我根本不知道，”他高兴地说，“直到你告 诉我，我才知道。你应该好好学习神的话语，迈克尔斯。”

迈克尔斯的脸色如同死灰。他转过身，颤抖着，对着奎因：“你 ——你没向我说那件事，先生，”他无力地说道，然而他的语气又变的 紧张、单调，“再说，一个人不喜欢把那种事情告诉警察 .....”

“你在哪里服的刑，迈克尔斯？ ”老警官用一种和蔼的声音问道。

“艾尔米拉教养所，先生，”迈克尔斯咕味道，“我是初犯——我不 想干，太饿，偷了些钱 .....我的刑期不长，先生。”

奎因站起身：“迈克尔斯，你当然明白你目前还不是个完全的自由 人。你可以回家去，可以另找份工作，但是先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 方，随时准备有人打电话给你 .....等一下，先别走。”他跨过那只黑箱 子，把它打开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衣物——一件黑外套，衬衣，领结，

$——尚3-H街。Ms——嬲HE&滲。s ssss. ^S&SSSSTP ^ssss$. ss. ^ss.渥H漓LHa s^sso 椅 \_・ ， ssssss^ HH°HT 冷 JUS 談恭冲EeH so

n®SMH- ^s.^ss^.酒浏琶味。沱 »……SK5 ,

,i\*sw5^ »涸3波H「*^sss*……-ltflm囲箇说。SSH- *issss^sl^.*

……*s^sss ^si^sssf* ， 耳，編区嘔諭L员Hffl辭»H。*^SSSSH§^ s.*澆却阻br回学/岡。&汨盃耳毗亠T0W潮swy *ss^o*昏 港mmff-N 啓\* 7， 京瀰由沖諭——*sss^»o,* a妾蛍。回*ss^o §.* I*^slsss^* 滥h-KJL滲。vmsffi-tmis爛邸芍鳏涉薯禅『 ' 令m隋冊汨诚福唳溯港 Ir冷汁>「，吝S果旅。nwtilm玲M隔団B逐，H3>-涕 *^ss*……賞i»-分冲冷令tt一， *sss^ss.*薛 k\*4Htts丝啓苗布堂萩HfflasEE出座

第十一章往事投下了阴影

电话铃响了。

“奎因吗？我是辛普森。”地方检察官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

“早上好，亨利，”奎因说道，“你在哪里，今天早上感觉如何？ ”

“我在办公室，感觉糟透了，”辛普森哈哈笑着说，“医生坚持说我 再这样下去会送了命，办公室坚持除非我干好自己的工作否则这个城市 就完蛋了。那么有个小伙子在干什么？ ……奎因。”

老警官冲着桌子对面的埃勒里挤挤眼睛，似乎说：“我知道答案！ ”

“亨利？”

“我的私人办公室里有位绅士，我认为你见见他对你极为有利，”辛 普森故作深沉地接着说，“他想见你，恐怕你得放下手里的一切活儿快 点到这儿来。他 .....”——辛普森的声音变成了耳语——“他是个惹不起 的人物，奎因，老伙计。”

老警官皱皱眉：“我猜你指的是伊维斯•波普吧，”他说道，“他被激 怒了吗？因为昨晚上我们争论过他的瞳孔。”

“不完全对，”辛普森说道，“他是个非常正派的老伙计。你——呃 ——你对他好点，奎因，行吗？ ”

“我会用丝绸手套捧着他，”老人大笑道，“如果能让你放松点，我 会拖着我儿子一起去。他对于我们的社会职责普遍关注。”

“这样很好。”辛普森感激地说道。

老警官挂断电话后转身对着埃勒里：“可怜的亨利陷入困境了，”他 嘲弄地说道，“他想讨好人我也不能指责他。病得那么厉害，政客们还 指责他。有个大财主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嚎叫 .....来吧，儿子，我们去见 见这位有名的弗兰克林•伊维斯•波普！ ”

埃勒里伸伸胳膊呻吟道：“再这样下去你得负责照料另一个病人 了。”不管怎么说他跳了起来把帽子扣到头上说，“我们去看看这位勤劳 的船长。”

奎因咧嘴笑着对维利说：“趁我还没忘记，托马斯……我想让你今 天当当侦探。你的任务是查清楚为什么蒙特•费尔徳做着敲人竹杠的法 律生意却过着王子般的生活，个人账户上只有六千美元。可能是华尔街 和赛马场，但是我要你去证实一下。你也许能从作废的票据里学到点东 西——费尔徳办公室的莱文在那里可以帮助你 .....你干的时候——这点 也许非常重要，托马斯——记下昨天一整天费尔徳的活动。"

奎因父子两人动身去辛普森的总部。

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是个忙碌的地方，甚至一个侦探们的头儿在这 个神圣的地方也得不到客气的招待。埃勒里怒气冲冲，他父亲面带笑 容。地方检察官终于从他的圣殿里冲了出来，对那个办事员说了句不满 的话，因为这个办事员让他的朋友们坐在了冷板凳上歇脚。

“当心你的喉咙，年轻人，”奎因警告他。当辛普森领他们去他办公 室的时候，奎因低声咒骂着冒犯他的人的头儿。

“你肯定我这身衣服见那位有钱有势的人合适吗？ ”

辛普森拉开门。在门口的奎因父子看见一个男人，双手背在后面， 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景色。地方检察官关门的时候，房间里的那个人转 过身来。对于他那个体重的人来说，他的动作敏捷得令人吃惊。

弗兰克林•伊维斯•波普是一个更为男性时代的产物。他与那种典型 的过分自信的达官贵人很相似，就像靠人格的力量也靠财富的多少占领 了华尔街的康尼列斯•范徳比尔特一样。伊维斯•波普长着明亮的灰色眼 睛、铁灰色头发、灰色的胡须，健壮的身体依然有着青春的活力，脸上 带着明白无误专横权威的神态。因为背对黑暗的窗户站着，留下了一个 最令人难忘的人的轮廓。埃勒里和奎因走上前去，立刻意识到跟前这个 人的智力不需要证实。

辛普森有些尴尬，没等他作介绍那位金融家就说话了，声音低沉而 令人愉快：“我想你就是奎因，逃亡者的追捕手，”他说道，“我早就渴 望见到你了，警官。”他伸出一只大而粗壮结实的手。

奎因有礼貌地握住：“我就没必要重复同样的话了，伊维斯•波普先 生，”他面带微笑地说道，“我一到华尔街就知道我挣的钱都跑到你的口 袋里去了。这位先生，是我的儿子埃勒里，他是奎因家族最漂亮聪明的 人。”

那个大个男人欣赏地打量着埃勒里的块头。他和埃勒里握握手说 道：“你有个精明的父亲，小子！ ”

“噢！ ”地方检察官叹息一声，摆好三把椅子，“很高兴过去了。你 一点都不知道，伊维斯•波普先生，对这次会面我多紧张。说到社会礼 节，奎因就是魔鬼本人。如果他跟你握手的时候给你铐上手铐我都不会 吃惊！"

随着大个男人开心大笑，紧张的气氛打消了。

地方检察官不失时机地说道：“奎因，伊维斯•波普先生来这里是想 亲自看看他女儿的那件事上他能做些什么。”

奎因点点头。

辛普森转头对金融家说：“正如我跟你说过的，先生，我们对奎因 警官绝对信任——始终有信心。他的工作一般不受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 控制和监督。考虑到一些情况，我想我应该说明这一点。”

“这样做很有头脑，辛普森，”伊维斯•波普赞许地说道，“在我自己 的生意上，我从来都是遵循这条原则。除此之外，从我听到的关于奎因 警官的消息来看，你的信任是完全有根据的。”

“有时候，”奎因严肃地说道，“我不得不做一些违背我意愿的事 情。坦白地说，昨晚我执行公务干的一些事情是我非常厌恶做的。伊维 斯•波普先生，我猜你的女儿心烦意乱是因为我们昨晚上那个小小的谈 话吧？ ”

伊维斯•波普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抬起头坦然地面对警官的凝

视：“这样吧，警官，”他说道，“我们都是男人，是公事公办的人。我 们两个都跟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我们也解决过许多给别人带来麻烦 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坦白地交谈 .....是的，我女儿弗朗西斯有点心烦 意乱。顺便提一句，她母亲也感到不安，她多数情况下身体都不好；还 有她哥哥斯坦福，我的儿子——但是我们不必细谈那些 .....弗朗西斯告 诉我昨晚她跟她的朋友们回家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我了解我的女 儿，警官，我可以用我的财产打赌，她和费尔徳没有任何关系。”

“亲爱的先生，”老警官静静地答道，“我没有控告她犯任何罪。没 有人比我更了解在刑事调查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因此，我从

来不会让最小的盲点逃过我的注意。我只不过让她辨认一下那个包。她 辨认的时候，我们告诉她是在哪里找到的。当然，我等她给我一个解 释。没有得到 .....你一定理解。伊维斯•波普先生，一个男人被杀了， 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个女人的包，警察的职责是找到包的主人和他或者 她与犯罪的联系。但是当然了——我不需要让你确信这一点。”

这阔佬敲着他椅子的扶手：“我明白你的观点了，警官，”他说 道，“显然是你的职责，你的职责仍然是查个水落石出。事实上，我希 望你全力以赴。我个人的意见是，她是这件事的受害者，但是我不想为 她求情。我完全相信，凭你的判断力，在你对这件事进行彻底调査之 后，”他顿了一下，“奎因警官，你是否愿意我明天早上在我家安排一个 小小的会面？我不会要求你勉为其难，”他又歉意地说道，“除非弗朗西 斯病得厉害，她母亲坚持让她呆在家里。你会来吗？ ”

“非常感谢，伊维斯•波普先生，”奎因镇静地说道，“我们会去。” 金融家似乎不想结束这次会面，他改变了坐姿：“我始终是个公平 的人，警官，”他说道，“然而我认为有人也许会指责我利用我的地位作 为保护特权的手段。情况不是这样，你昨晚的突击战术使弗朗西斯不可 能叙述她的事。在家里，和家里人在一起，我肯定她一定能够让你满意 地澄清她和这件事的联系。”他迟疑了片刻，接着又用冷冷的口气 说，“她的未婚夫会在，他在场也许会有助于让她冷静。”他的声音透露 出他个人并不这么看的想法，“这样吧，我们十点三十分等你，可以 吗？"

“很好，”奎因点点头说道，“我想知道得更确切些，先生，谁会在 场？ ”

“我可以照你希望的安排，警官，”伊维斯•波普答道，“但是我想伊 维斯•波普夫人会希望在场。我知道巴里先生会在场一未来的女 婿，”他冷冰冰地解释道，“也许有几个弗朗西斯的朋友——看戏的朋友 们。我儿子斯坦福也会光临——他是个非常忙的青年，”他有点痛苦地 说道。

三个人尴尬地挪挪身子。伊维斯•波普叹口气站起身，埃勒里、奎 因跟着站了起来。

“我看，就到这儿吧，警官，”金融家说道，口气轻快了点，“有其 他事情我能做吗？ ”

“没有。”

“那么我就走了。”伊维斯•波普转身对埃勒里和辛普森说，“当然 了，辛普森，如果你能离得开，我希望你也去。你看你能想办法去 吗？ ”—地方检察官点点头——“还有奎因先生，”这个大块头对埃勒 里说道，“你也来吗？我知道你始终在帮你父亲做非常仔细的调査。你 来我们会很高兴。”

“我会去。”埃勒里温和地说道，伊维斯•波普离开了办公室。

“你怎么看，奎因？ ”辛普森问道，在他的旋转椅里坐立不安。

“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老警官答道，“他的心胸多么公正！ ”

“噢，是的——是的，”辛普森说道，“呃——奎因你来之前他问我 你是否对名声不会过于紧张。比较关心，知道吗？”

“他没有勇气来问我这个问题，是吗？ ”老警官笑道，“他很通人 情……好了，亨利，我会尽力，但是如果那个年轻女人牵连得很深，我 不能担保不许新闻界干涉。”

“好吧，好吧，奎因——由你来决定，”辛普森烦躁地说，“我的喉 咙真见鬼！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雾化器，面部肌肉扭曲着喷喉咙。

“伊维斯•波普最近是不是给化学基金会捐了十万美元？ ”埃勒里突 然转身向辛普森问道。

“我似乎记得这么一档子事，”辛普森嗓子咕噜着说道，“怎么？ ”

埃勒里咕咕哝哝地解释被辛普森用力旋转喷雾器的声音盖住了。正 思索地看着儿子的奎因摇摇头又看看表说：“儿子，我们快点走吧，该 吃午饭了。你说呢——亨利，愿不愿和我们一起吃顿饭？ ”

辛普森吃力地笑笑：“我的工作多得干不完，但是地方检察官也得 吃饭，”他说道，“我去只有一个条件——由我付账。我不欠你情。”

他们穿上大衣的时候奎因拿起辛普森的电话：“摩根先生吗？ ..... 噢，你好，摩根。你看今天下午你能找点时间聊聊吗？......好。二点三 十分很合适。再见。”

“这就行了，”老警官轻松自在地说道，“讲礼貌总会有好处，埃勒 里——记住这一点。”

整两点三十分奎因父子被领进本杰明•摩根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 室与费尔徳那间奢侈的办公室明显不同——家具不少，但更多的是生意 类的简洁。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女人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摩根有些冷 淡地招呼他们。他们坐下的时候他递过去一盒烟。

“不，谢谢，我有鼻烟就行了，”老警官友好地说道。埃勒里在被介 绍完之后点上了一根烟吹着烟圈。摩根用颤抖的手指点了根烟。

“我猜你们来这里是想继续我们那晚的谈话吧，警官？ ”摩根说。

奎因冷笑一声，放下鼻烟盒，靠回到椅子里：“听着，摩根老伙 计，”他平静地说，“你对我不够坦白。”

“什么意思？ ”摩根问道，脸色都变了。

“你昨晚告诉我，”老警官沉思地说，“你昨晚告诉我，你两年前跟 费尔徳友好地分手，你们解散了费尔徳与摩根公司，你是那么说的？”

“是的。”摩根说。

“那么，我亲爱的伙计，”奎因问道，“你如何解释在韦伯斯特俱乐 部吵架那件事？我肯定不会把对另一个生命的威胁称作是解散伙伴关系 的，友好，方式！"

摩根坐着，几分钟不出声，而奎因耐心地盯着他，埃勒里叹息一 声。然后摩根拾起头开始用容易动情的小声说：“对不起，警官，”他咕 哝道，眼光投向别处，“我也许该知道像那种威胁可能被什么人记 住……是，是真的。有一天，在费尔徳建议下我们在韦伯斯特俱乐部吃 的午饭。对我来说，跟他的社交往来越少我越高兴。但吃午饭的目的是 仔细检查散伙的最后细节。当然我别无选择 .....我恐怕发火了。我确实 威胁过要他的命，但这是——这是，在特别生气的时候说的话。一周还 没过去我就全都忘记了。”

老警官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说道：“是的，有时候事情确实如此。但 是，，—摩根绝望地舔舔嘴唇—“一个人，仅仅因为一件生意细节，不 会威胁要另一个人的命，即使他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手指头指着摩根 缩成一团的身体，“来吧，伙计——说出来。你隐瞒了什么？”

摩根的整个身体松弛下来了。他的嘴唇毫无血色。他看看这位奎 因，又看看那位奎因，眼中露出无声的恳求。但是奎因父子二人的目光 臺不宽容。埃勒里盯着他的眼光更像是一位解剖人员看着一只豚鼠。他 接上了他父亲的话。

“亲爱的摩根，”他冷冷地说道，“费尔徳跟你说了一件事。他认为 那个时候很合适。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

“你猜对了一部分，奎因先生。我是上帝造的最不幸的人之一。那 个魔鬼费尔徳——无论谁杀了他都因为替人类做了好事值得接受勋章。

他是条章鱼——一个没有灵魂的，披着人皮的野兽。我说不出来有多高 兴——是的，高兴——他死了我高兴！ ”

“冷静，摩根，”奎因说道，“虽然我了解到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个非 常卑鄙的人。你说的话也许会被一个不太有同情心的听众无意中听见， 并且——？ ”

“是这么回事，”摩根咕哝地说，他的眼睛叮着吸墨水纸，“这件事 很难讲——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姑娘有了点麻烦——她是学院餐厅 的女招待。她还可以——只是太瘦弱，我想那段日子我有些疯狂。无论 如何，她怀了孕——我的孩子 .....我想你们知道我来自一个极端严谨的 家庭。如果你们不知道，只要一调查，马上就会查清楚。他们对我期望 很高，他们很有社会志向——简单地说，我不可能娶这个姑娘，把她作 为我的妻子领到我父亲的家里。这样干太下贱 .....”他停顿了一下。

“我还是做了，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一 始终爱她，她完全感觉 到这些安排..….我想办法从我的补助里拿出钱来慷慨地供养她。没有一 个人——我发誓世界上除了她守寡的母亲，一个很好的老太太之外，没 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然而——”他握紧拳头，叹口气又继续讲，“最后 我娶了我的家人为我挑选的姑娘。”当他停下来清清嗓子的时候有一种 痛苦的寂静，“这是个习俗的婚姻——就是那么一回事。她岀身于一个 古老贵族家庭，我有钱。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后来我遇见了费尔 徳，我诅咒那一天我竟然同意跟他作合伙人——但是我自己的生意并不 如预料的那样顺利，费尔徳，如果不考虑别的，是一个敢作敢为、聪明 的律师。"

老警官吸了一口鼻烟。

“刚开始一切进展顺利，”摩根用同样低沉的口气接着说，“但是逐 渐地我开始怀疑我的合伙人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奇怪的当事人——确 实古怪的当事人——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一呆数小时，我问他们是 谁，他避而不谈，事情开始显得奇怪。最后我认为如果跟这个人连在一 起会毁了我的名誉，我跟着提出了散伙。费尔徳强烈反对，但是我坚 持，毕竟他支配不了我的意愿。我们散伙了。”

埃勒里的小手指心不在焉地敲着他手杖上的一个花纹。

“后来就是在韦伯斯特俱乐部那件事。他坚持我们一起吃午饭，解 决最后的几个细节问题。那当然根本不是他的目地。我想你们能猜出他 的企图 .....他相当和蔼地说出了那句令我不知所措的话，他说他知道我 养着一个女人和我的私生子。他说他有几封信可以证明这件事，还有几 份我送给她的作废支票的证件 .....他承认是从我这里偷的。当然，我几 年没看这些东西了 .....然后他和蔼地宣称他打算靠这些证据发一笔大 财！"

“敲诈勒索！ ”埃勒里咕哝道，眼睛里暗暗露出一线希望。

“是的，敲诈勒索，”摩根痛苦地响应道，“完全正确。他用非常生 动的词汇描绘着，一旦故事传扬出去将会怎么样。噢，费尔徳是个聪明 的骗子！我眼见我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地位——多少年才建立起来的 ——被毁于一旦。我的妻子，她的家庭，我自己的家庭——还不止这 些，我们的社交圈子——我的脑子不知道怎么从这些乱七八糟的状态里 岀来的。至于生意——不用费多大精力就能让那些重要的客户到别处解 决他们法律上的问题。我陷入了困境一知道这点，并且他也知 道。”

“他到底要多少钱，摩根？ ”奎因问道。

“别问了！他要二万五千美元——才肯保持沉默。我甚至得不到这 件事到此为止的任何保证。我被击中了要害。因为，记住，这件事不是 几年前己经过去的事情。我从前供养那个可怜的女人和我的儿子，我现 在还在供养他们。我会继续供养他们。”他叮着手指甲，“我掏了 钱，”他愁眉不展地接着说道，“这就意味着还没有完，但是我掏了钱。 可是造成了伤害。在俱乐部我就看见了将要背负的债——你们知道后来 的事情。”

“这种勒索始终没有停止，摩根先生？”老警官问道。

“是的，先生——整整两年。这个人贪得无厌，我告诉你！甚至今 天我都不能完全理解。他从自己的生意中一定赚了无数的钱，然而他似 乎永远都缺钱，还不是小数目——我每次付给他至少一万美元！ ”

奎因和埃勒里目光对视了一下。奎因说：“哦，摩根，真是不容 易。有关费尔徳的事我听得越多，就越不愿意给那个干掉他的伙计戴上 手铐。但是！根据你刚才的话来说，你昨晚上说的两年没有见过他的 话，显然不真实。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摩根看上去正在在搜索地的记忆：“噢，大概两个月前，警官。”他 终于说道。

老警官变换了个坐姿：“我明白了 .....抱歉昨晚上你告诉我这些。 你当然知道，你的故事警方绝对保密。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那么——你 是否碰巧知道一个名叫安吉拉•罗素的女人？ ”

摩根瞪着眼睛：“怎么回事，不知道，警官。从没听说她。” 奎因沉默了一会儿：“你认识一个叫帕森•约翰尼的绅士吗？ ” “我认为对这个人我能提供点信息，警官。我肯定我跟费尔徳合伙 期间他利用这个恶棍干些他自己见不得人的生意。好几次他正要溜进办 公室时被我抓住了。当我问费尔徳他是什么人时，他嘲笑一声 说：”噢，他不过是帕森•约翰尼，我的一个朋友！’但是很容易辨别这个 人的身份。他们之间什么关系我说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

“谢谢，摩根，”老警官说，“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现在——最 后一个问题，你听说过迈克尔斯这个名字吗？ ”

“肯定听说过，”摩根厌恶地答道，“迈克尔斯是费尔徳所谓的男仆 ——他担任的是保镖的身份，其实是个打手，也许我对男人的判断非常 错误。他隔一段时间来办公室一次。我想不起其他的事情了，警官。”

“他当然知道你了？ ”奎因问道。

“哦——我想认识，”摩根迟疑地答道，“我从没有跟他说过话。但 是毫无疑问，他来办公室的时候见过我。”

“这样，很好，摩根，”奎因咕哝着说，站起身来，“今天的谈话非 常有趣，很有价值。还有——没有了，我认为没别的事情了。暂时，没 有了。做你的事吧，摩根，别离开镇上——如果需要问你什么，能找到 你。记住，可以吗？ ”

“我不会忘记。”摩根闷声闷气地说道，“当然我给你们讲的故事 ——关于我儿子的——不会公之于众吧？"

“你丝毫不用担心，摩根。”奎因说道。不一会儿他和埃勒里站在了 人行道上。

“是勒索，爸爸，”埃勒里低声说道，“这倒给了我一个主意，你知 道吗？”

“儿子，我有几个自己的主意！ ”奎因哈哈笑道。二人心有灵犀地静 静地沿着大街朝着总部的方向迅速走去。

第十三章奎因对奎因

那天晚上六点三十分，迪居那刚刚收拾完桌上的盘子，正给两位奎 因倒咖啡，门铃响了。那个什么活都干的小个男人整整领带，拽拽衣角 （而老警官和埃勒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然后一本正经地走进门厅。 过了片刻，他回来了，手中端的银托盘里放了两张名片。老警官皱着眉 头拿起了名片。

“别太拘礼，迪居那！ ”他低声说道，“太好了，普鲁提博士带来一 位客人，快让他们进来，你个小鬼头！ ”

迪居那走出去，带回了医学检查人的总助理和一个高个、细瘦、憔 悴的男人，头全秃了，蓄着细心修剪的胡子。奎因和埃勒里站起身。

“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博士！ ”奎因咧嘴笑道，和普鲁提握握 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正是琼斯教授本人！欢迎光临，博 士。”瘦男人一鞠躬。

“这是我儿子，我良心的看守人，博士，”奎因说道，引见埃勒 里，“埃勒里——撒迪厄斯•琼斯博士。”

琼斯博士伸出一只柔软的大手：“你就是奎因和辛普森经常提起的 家伙！ ”他声音嗡嗡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先生。”

“我一直渴望着能认识纽约的药理学家和著名的毒理学家，”埃勒里 笑着说，“把纽约市的骨骼弄得咯咯响的荣誉全部归于你。”他做出发抖 的样子指了指椅子。四个男人坐了下来。

“一起喝点咖啡吧，先生们，”奎因劝道，然后喊迪居那，迪居那明 亮的眼睛从厨房门后探了岀来，“迪居那，你这恶棍！来四杯咖啡！ ”迪 居那咧嘴笑笑消失了，过了片刻又像玩偶盒里的玩偶一样蹦了出来，端 了四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普鲁提，长得很像传说中的恶魔，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黑色的模样吓 人的雪茄开始玩儿命地抽。

“闲谈对于你们这些休闲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他在抽两口烟的间隙 中怏怏地说道，“但是我像只河狸一样整整忙了一天，分析一位女士胃 里的东西，我真想回家睡会儿觉。”

“说得对，说得对！ ”埃勒里叽叽咕咕道，“听说你请求琼斯教授的 帮助，我猜想，你分析费尔徳先生的尸体时遇到了一些阻力。别泄 气！"

“我不会放弃，”普鲁提坚强地回答说，“你说得对——我遇见了猛 烈的阻力。在检查死去的女士们、先生们的内脏方面，请原谅职业性的 谦虚，我有一些小小的经验。但是我承认从没有见过像费尔徳这家伙的 内脏那么乱七八糟的。严肃地说，琼斯会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比如他 的食管和整个气管，就好像有个人拿着喷灯在他身体里面整个喷了一 遍。"

“是什么——不可能是二氯化汞，对吗，博士？ ”埃勒里问道，他一 向对于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无知而得意。

“是，”普鲁提咆哮着说，“但是让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书上 写过的每种毒药我都考虑过。虽然这种毒有点类似于石油的成分，但是 我无法确认它。是的，先生——我完完全全被难住了。告诉你们一个秘 密—医学检查人本人，他认为我劳累过度眼珠都快掉出来了——用他 那双细腻的意大利的手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他所努力的结果，伙计们， 是零。说到化学分析，这位医学检查人也完全不是一个外行。所以我们 把这个问题交给了知识的源泉，让它喷岀自己的结果。”

撒迪厄斯•琼斯博士令人生畏地清了清喉咙：“谢谢你，我的朋友， 这种介绍很有戏剧性。”他用低低的、表达不流畅的声音说道，“是的， 警官，残余物转交给了我，我要非常严肃地在这里说，我的发现是毒理 学办公室十五年来所做的最令人震惊的发现！ ”

“我的天！ ”奎因低声说道，吸了口鼻烟，“我开始对我们那位凶手 朋友表示尊敬了。最近很多事情都不寻常！你发现什么了，博士？”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普鲁提和医学检查人的前期工作做得非常 好，”琼斯博士双腿交叉，开始讲道，“一般都是这样。所以，在做其他 事之前，我分析了不引人注目的毒药。不引人注目，就是说，是从使用 它的罪犯的立场说的。这能让你们知道我研究得多么细致——我甚至想 到了我们那位作家朋友最喜欢用的东西：马钱子，一种南美毒质，在五 部小说里四部小说都靠它取得了成功。但甚至那个总是无辜地受到谩骂 的毒物家族也令我失望......”

埃勒里坐回到椅子里哈哈大笑：“如果你用轻讽刺的方式形容我的 职业，琼斯博士，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小说里从没有用过马钱子。”

毒理学家的眼睛一亮：“你就是其中一位吗？奎因，老家伙。”他转 身对着老警官，老警官正若有所思地咀嚼着一块糕点。毒理学家忧伤地 又说道，“请允许我向你致以慰问 .....无论如何，先生们，让我解释， 就罕见的毒药而言，我们一般不用费多大功夫就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就是说，在药理学中的罕见毒药。当然，还有不少稀有的毒药我们根本 不了解——尤其是东方的药。

“简而言之，我发现自己面临的是进退两难的、令人不愉快的结 论。”琼斯博士哈哈笑着回忆道，“不是个令人愉快的结论。我分析的毒 药里有某些隐隐约约熟悉的特征，正如普鲁提所说，有的特征不完会一 致。我昨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捣鼓我的蒸儒器和试管，昨晚较晚的时候 我突然找到了答案。”

埃勒里和奎因坐直了身子，普鲁提博士叹息一声懒洋洋地坐在椅子 里，伸手去拿第二杯咖啡。毒理学家打开交叉的双腿，他的嗡嗡声更吓 人。

“杀死你的受害人的毒药，警官，叫作四乙铅！ ”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这个宣布用琼斯博士深沉的声音说出来也许 很有戏剧性，但对于老警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埃勒里，他咕哝 道：“我听起来像是传说中的怪物！”

琼斯博士笑了，接着说：“没太引起你们的注意，是吗？我再告诉 你们一点有关四乙铅的东西。它几乎是无色的——更确切地说，外观上 像三氯甲烷，第一点。第二点——有气味一艮淡，确切地说——气味 独特，像是乙醜的气味。第三点——它的效力非常可怕。如此的效力 ——我还是先说明一下这种异常厉害的化学物质对活的组织有什么作用 吧。”

此时毒理学家吸引了听众们全部的注意力。

“我拿了一只健康的兔子，做实验用的那种，涂抹——仅仅是涂抹 了，提醒你们一这只动物耳朵后面柔软的部位抹了一点未加稀释的 这种东西。记住，这不是体内注射，仅仅是抹到皮肤上。在它进入血液 之前首先得被皮肤吸收。我观察了这只兔子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不需 要再观察了，它己经完全是只死兔子了。”

“我并不觉得有多厉害，博士。”老警官反驳道。

“是吗？记住我说的话，药力极其厉害，仅仅是在健康的皮肤上涂 抹了一下——知道吗，我惊呆了。如果皮肤上有个什么切口，或者毒药 注入体内，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因此可以想象一下，费尔徳吞下了这 种毒药，他的体内会怎么样——他还吞下了不少！ ”

埃勒里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他开始擦他的夹鼻眼镜的镜片。

“还不止这些，”琼斯博士接着说道，“据我所知一在这个城 市，只有上帝知道，工作了多少年；我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我这个科 学领域取得的进步也不是不了解——据我所知，四乙铅还从没有被人用 在犯罪目的上！ ”

老警官挺直了身子，惊呆了： “这才说明了什么，博士！ ”他低声说 道，“你肯定吗？ ”

“完全肯定。所以我才这么感兴趣。”

“这种毒药杀死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博士？ ”埃勒里缓慢地问道。

琼斯博士做了个鬼脸：“这个问题我不能确切地回答；原因是，根 据我的知识，从前没有一个人死于这种毒药。但是我可以估计个八九不 离十。我想费尔徳把这种毒药吃过体内之后，活了最多十五到二十分 钟。”

奎因咳嗽一声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沉默：“从另一方面看，博士，这 种毒的非常奇怪之处使得追査起来相当容易了。依你看，它最普通的来 源是什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我想用它来犯罪并且不想留下痕迹， 我到什么地方能得到它？ ”

毒理学家的脸上露出憔悴的笑容：“查找这种东西的工作，警 官，”他热情地说，“我就交给你了。你能找到，四乙铅，就我所能够判 断的——记住，对我们来说，几乎完全是种新东西——最通常出现在某 种石油产品里。我捣鼓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大量制造它的最容易的办法 ——你们永远猜不出来是什么办法——可以从常见的，普通的，每天都 用的汽油中提炼出来！ ”

两位奎因低声尖叫：“汽油！ ”老警官喊道：“什么——一个人到底 怎么可能查岀来呢？ ”

“这正是问题所在，”毒理学家答道，“我可以到一个拐角的加油 站，加满汽车的油箱，开回家，从油箱里抽出一些汽油，到实验室里不 费吹灰之力，很短时间内就能提炼出四乙铅！ ”

“这是否意味着，博士，”埃勒里满怀希望地插嘴说，“杀害费尔徳 的凶手有些实验室的经验——知道一些化学分析，并且非常堕落？”

“不，不是这样。任何一个家里有自酿酒蒸儒器的人都可以不留痕 迹地提炼那种毒药。这个过程的美丽之处在于汽油里的四乙铅比其他任 何液体成分的沸点都高，你只需要到一定温度把其他东西都提炼出来， 剩下的就是这种毒药。”

老警官手指哆嗦着吸了一口鼻烟：“我能说的就是——我向凶手致 意，”他喃喃道，“告诉我，博士，一个人难道不需要了解一些毒理学才 能有这种知识吗？如果对这个题目没有特殊的兴趣——还有训练——他 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 ”

琼斯博士哼了一声：“警官，你真让我吃惊。你真让我吃惊，你的 问题我己经回答了。”

“怎么回答的？你是什么意思？ ”

“我没有告诉过你怎么提炼吗？你如果从一个毒理学家那里听说过 这种毒药，只要你有蒸儒器你不就能造一些吗？除了四乙铅的沸点你不 需要任何知识。走着瞧吧，奎因！你根本不可能根据这种毒药查到凶 手。极有可能凶手偶然中听过两个毒理学家的谈话，或者在两个医学人 员的谈话里听说过这种东西，那剩下的就容易了。我并不是说事实就是 如此。凶手也许是个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告诉你存在的这些可能 性。"

“我猜是混在威士忌酒里喝下去的吧，博士？ ”奎因出神地问道。

“亳无疑问，”毒理学家答道，“胃里有大量的威士忌酒。当然，对 于凶手来说，不让受害者发现，这是最容易的办法。现在的威士忌，大 多数闻起来都有乙醜的味道。还有，费尔德可能还没来得及发现有什么 不对劲就己经喝下去了——如果他发现什么的话。”

“他就没有尝尝吗？ ”埃勒里无精打釆地问道。

“我从没有尝过，年轻人，所以我无法确切地说，”琼斯博士答道， 语气有点刻薄，“但我怀疑他是否会 .....足够引起他的警觉，无论如 何。一旦他喝了下去，就没什么区别了。”

奎因转身着普魯提，他己经呼呼睡着了，手上的雪茄也早己熄

一遍，看看——我们还能发现什么。”

“对这点我表示怀疑，”埃勒里说，“既然你要求，那我从哪开始？ ”

“不是你说，”老警官咕哝道，“今晚我来说，你来听。你也可以做 点笔记。先从费尔徳说起。我认为，首先，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 们的朋友星期一晚上到罗马戏院不是去找乐而是做生意，对吗？ ”

“我认为这一点毫无疑问，”埃勒里说道，“那维利对费尔徳星期一 的行动调查结果是什么？ ”

“费尔徳九点半到了办公室——通常早晨都是这个时间到。工作到 中午，一整天没有一个来访者。十二点独自在韦伯斯特俱乐部吃的午 饭，一点半返回办公室，工作到四点半——似乎直接回了家，门房和电 梯工都能证实他四点半到达公寓。除了迈克尔斯五点到六点离开，维利 没有得到其他的消息。费尔徳七点半离开家，身上穿着我们发现他时穿 的衣服。我有一份他白天见的客户名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那么造成他银行账户上没多少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埃勒里问 道。

“不出我所料。”奎因回道，“费尔徳始终在证券市场输钱——还不 是小数目。维利只花了几个小钱就查清楚费尔徳经常去赛马场，在那也 输了不少钱。在精明人的眼里，他一定是个自作聪明的傻瓜。这就解释 了他的银行账户上没有多少钱的原因。不仅如此——也可能更确切地解 释了我们在节目单上发现的‘50, 000,那个数字，意思是钱。它指的这笔 钱，我肯定，与他在戏院里要见的那个人有一定的关系。

“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费尔徳与杀害他的凶手非常亲 密。原因之一，他显然毫不怀疑，至少没有问一声就喝了那个人的酒； 原因之二，他们的会面显然不希望别人知道——否则，如果不是这样的 话，为什么选了戏院作为会面的地点？”

“好吧，我来问你一个同样的问题，”埃勒里抿了抿嘴唇插嘴 说，“为什么应该选择戏院作为见面地点来进行一个秘密的、臺无疑问 是恶毒的交易呢？难道公园不是更秘密吗？旅馆的大厅难道不是更合适 吗？回答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我的儿子，”老警官和蔼地说道，“费尔徳先生不可能 确切地知道他会被杀死。对于他来说，他所做的只是管好他那部分的交 易。事实上，也许是费尔徳自己选了戏院作为见面地点。也许他想提出 不在某个犯罪现场的证据，没办法说清楚他想干什么。至于旅馆大厅 ——肯定他会有冒着被人看见的极大风险。也许他也不愿意让自己在公 园这么孤独的地方冒风险。最后一点，也许他有特别的理由不希望被人 看见他和另一个人在一起。记住！我们找到的票根证明另一个人不是跟 费尔徳同时进戏院的。但这些都是亳无结果的推测——”

埃勒里若有所思地笑了笑，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在想老父亲并没 有完全回答他的问题，这对于一个习惯直接思维的奎因警官来说是件奇 怪的事。

但是奎因还在接着讲：“很好，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进一步的可能 性，就是跟费尔徳做交易的那个人不是杀害他的凶手。当然，这仅仅是 一种可能。这起犯罪似乎计划得天衣无缝。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在 周一晚上的观众里寻找两个人，他们和费尔徳的死有直接的关系。”

“摩根？ ”埃勒里懒懒地问道。

老警官耸耸肩膀：“也许吧。我们昨天中午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为 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件事？他别的事情都承认了。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承认 了给一个被谋杀的男人付了一笔勒索的钱，再加上在戏院里被人发现， 这个现实会构成一个足以毁掉他的偶然性的证据。”

“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考虑，”埃勒里说道，“一个男人死了，他在 节目单上写下一个数字\*50, 000\显然是指美元。根据辛普森和克洛宁 告诉我们的有关费尔徳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无耻的，可能犯了罪 的这么一个人。再者，我们从摩根那里了解到，他还是一个敲诈勒索 者。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安全地推断出，他星期一晚上去罗马戏院 是去从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某个人那里收取，或者安排五万美元勒索金的 支付。没什么错误吧？”

“讲下去，”老警官不明朗地咕哝道。

“很好，”埃勒里接着说，“如果我们得出结论，那晚被勒索的那个 人和凶手是同一个人，我们用不着再找什么动机。动机是现成的——干 掉勒索人费尔徳。然而，如果我们接着假设凶手和被勒索的人并非同一 个人，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那么我们必须还得扒拉扒拉找找犯罪的 动机。我个人的意见是没有必要——凶手和被勒索的人是同一个。你认 为呢？ ”

“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埃勒里，”老警官说道，“我仅仅提了提 其他的可能性——并没有叙述我自己的论断。让我们继续，那么，假设 被费尔徳勒索的人与杀害他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啊—不见的票，，，埃勒里低声说道，“我想知道你用它们做了什 么。”

“不许开玩笑，你这个恶棍，”奎因咆哮道，“我做了这件事。加起 来，我们要对付八个座位——一个是费尔徳坐的，这张座位的票根在费 尔徳身上找到了； 一张是凶手坐的，这张票的票根被福林特找到了；最 后是票买了没有人坐的空座，这点被售票处的报告证实了，而这些票的 票根，撕掉的或者完整的，在戏院里或者售票处都没有找到。首先，几 乎不可能周一晚上六张票都在戏院里，然后又都跟着某个人出了戏院。 记住，搜查个人没必要彻底到连票根这种小东西也要搜。最好的解释 是，要么费尔徳要么杀手一次买下了八张票，目的想使用两张，留下其 他六张，确保在进行交易的短短时间内，绝对没有外人打扰。这样一 来，最明智的办法是一买到票立刻毁掉，也许是费尔徳或者凶手干的， 这就要看是谁做的安排。我们因此必须忘掉那六张票——不见了，我们 永远也找不到它们。”

“接下来，”老警官继续道，“我们知道费尔徳和他的受害人分别进 入戏院。这点可以从一个事实得到肯定的推断，当我把两张票根对在一 起时，撕掉的边不吻合，而当两个人同时入场时，票同时拿出来，总是 被一起撕——这一点说明他们并不是在基本同样的时间入场的，因为为 了安全起见，他们也许一前一后入场，似乎他们不认识对方。然而，马 奇•奥康奈声称第一幕11三。号没有人坐，卖果汁的小子杰斯•林奇证实第 二幕开始后二十分钟11三。号仍然没有人。这就意味着凶手要么还没有进 戏院，要么他早进去了，但是坐在剧场里别的什么地方，有另一张座位 需要的票。”

埃勒里摇摇头。

“这一点我跟你一样清楚，儿子，”老人试探地说道，“我只是顺着 思路说。我要说凶手似乎不太可能是在入场时间进戏院的。可能他是在 第二幕开始至少十分钟后才入场的。”

“这一点我能证明。”埃勒里懒洋洋地说道。

老警官吸了口鼻烟：“我知道——那些节目单上的神秘数字。怎么

写的？

930 815 50, 000

“我们知道，50, 000,表示的意思。另外两个数字指的一定不是美 元，而是时间，看看\*815\戏八点二十五开始。极有可能费尔徳大约八 点一刻到的，或者如果他到的早，他有理由看看他的表那时候是几点。 下面，如果他跟某个人有约会，这个人，我们假设，到的很迟，更有可 能的是，费尔徳应该在他的节目单上潦草地记下——第一，’50, 000，， 这表明他正在考虑即将进行的交易，包括五万美元勒索的钱；然后写 下，815，，他正在考虑的时间；最后是，930,——被敲诈的人该到的时

间！费尔徳这样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每个有涂抹习惯的人无所事事 的时候都会那么做。这对于我们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它表明两件 事：第一，与凶手约会的准确时间——九点半；第二，它证实了我们猜 测的凶杀发生的实际时间，九点二十五，林奇看见费尔徳活着，就他一 个人；九点半，根据费尔徳写下的证据，凶手应该到了，我们理所当然 认为他到了，根据琼斯博士的叙述，毒药十五到二十分钟杀死费尔徳 ——考虑到帕塞九点五十五发现尸体，我们可以说毒药是九点三十五喝 下去的。如果四乙铅最多需要二十分钟——时间是九点五十五。当然， 早在九点五十五之前，凶手离开了作案现场。记住——他不可能知道我 们的朋友帕塞先生会突然想站起来离开座位。凶手可能认为费尔徳的尸 体要到中场休息才会被发现，也就是十点零五，这样会有足够的时间让 费尔徳根本不可能说出任何东西就死掉。我们的神秘凶手很走运，费尔 徳被发现时太迟了，他不可能说出他被杀了。如果帕塞早走出来五分钟 的话，我们早就把那位难以琢磨的朋友关进监狱了。”

“好极了！ ”埃勒里低声说道，充满深情地笑了笑，“背诵得相当 好。祝贺你。”

“噢，给我跳到澡盆里去洗洗，”他父亲咆哮道，“我只是在重复你 周一晚上在潘泽的办公室里说的话——事实是虽然凶手在九点半到九点 五十五之间离开了作案现场，但直到我们允许大家回家，他晚上的其余 时间始终在戏院里。你对门卫和奥康奈那姑娘的检查，再加上看门人的 证词，小巷里杰斯•林奇在场，引坐员对这个事实的证词和所有其他的 一切，仔细分析，他就在案发现场。这样我们暂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 地。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琢磨在调查过程中碰到的几个人的个 性，”老警官叹口气继续说道，“首先——马奇•奥康奈说第二幕过道上 没有一个人往来，她是否说了真话？九点半到十点一刻尸体被发现之 前，整个演出过程中，她没有看见我们知道的那个坐在11三。号座位上的 人，是否真话？ ”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爸爸，”埃勒里严肃地说道，“因为如果她说 的都是假话，我们会失去所有情报，如果她真在撒谎——上帝！她此刻 所处的位置要么是在描述，要么在确定凶手的姓名！然而她的紧张和奇 怪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帕森•约翰尼在戏院里，一群警察正急切地 想抓住他。”

“听起来有道理，”奎因咕哝道，“那么，帕森•约翰尼呢？他跟这件 事有什么关系？他跟这事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一点，根 据摩根的叙述，卡赞耐里和费尔徳走动颇繁。费尔徳作过他的律师，也 许不买帕森的账。为这桩不光彩的交易克洛宁四处探听消息。如果帕森 去戏院不是岀于偶然，他是通过费尔徳还是通过马奇•奥康奈去的？我 认为，我的儿子，”他猛地揪了一下胡子又说道，“我要让帕森•约翰尼 尝尝鞭子的味道——伤不了他的厚皮！还有那个傲慢的小黄毛丫头奥康 奈——吓破她的胆也没什么害处 .....”他吸了一大口鼻烟，随着埃勒里 富有同情的哈哈笑声打着喷嚏。

“还有那个亲爱的老朋友摩根，”老警官继续说道，“他所说的一封 匿名信，这么方便地给他的戏票提供了一个神秘的来处，是否真话？ ”

“还有那个最有意思的女士，安吉拉•罗素夫人 .....啊，女士们，保 佑她们！她们总是把男人的逻辑搅得一团糟。她怎么说的——她九点半 到了费尔徳的公寓？她不在场的证据是否完全可靠？当然，公寓的看门 人证实了她的话。但是很容易摆脱看门人 .....她对于费尔徳的生意是否 比她所说的要了解得多——尤其是他的私人生意？她说费尔徳告诉她十 点回去是否在撒谎？记住，我们知道费尔徳九点半在罗马戏院有个约会 ——他真地会守约十点钟回到他的房间吗？坐出租车回去需要十五或二 十分钟——这样只剩十分钟做交易——当然，可能。坐地铁也快不了多 少。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女人那天晚上从没有在戏院出现过。”

“这个女人不会让你闲着，”埃勒里说道，“很显然她隐瞒了什么 事。你注意到她厚颜无耻的挑衅了吗？不只是虚张声势。她知道些什 么，爸爸，我肯定要叮着她——迟早她会露出破绽。”

老人突然思绪一转，眼神正与埃勒里的相遇。

“那顶帽子..….”奎因低语道，“我们总是回到那顶帽子上。”

埃勒里的目光显得有点苦恼：“回到一件不是坏的东西上，爸爸。 帽子——帽子——帽子！帽子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对这顶帽子知道多 少？ ”

老警官挪了挪屁股，交叉起双腿，又吸了口鼻烟，这才带着新添的 活力接着说：“好吧，在这顶该死的丝礼帽上我们偷不起懒，”他尖刻地 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多少？首先，帽子没有离开戏院，显得有 点可笑，对不对？经过这么彻底的搜査，我们似乎不可能找不到一点痕 迹 .....所有人走了以后衣帽间里什么也没有留下，垃圾里面没有发现任 何也许表明帽子撕成了碎片或者烧掉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一点痕迹， 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让我们继续查下去。因此，埃勒里，目前我们能得出 的惟一明智的结论是，我们找帽子没有找对地方！进一步说，无论在什 么地方，它还在戏院里，因为我们谨慎地从星期一起就关闭了戏院。直 到在这件事情上找到突破口为止，我不会睡觉。”

埃勒里没有出声：“我对于你的叙述一点也不满意，爸爸，”他终于 低语道，“帽子——帽子——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他又陷入了沉 默，“不！这顶帽子是这次调査的焦点——这是惟一的解释。解开了费 尔徳帽子的谜团你才能找到指向凶手的根本的线索。我对此深信不疑， 只有当我们在对于帽子的解释上取得进展，我才能满意地说我们的思路 是正确的。”

老人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昨天早晨起，当我有功夫考虑那顶帽子 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在某个地方误入歧途了。今天都星期三了——还 是没有希望。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还是臺无进展……”他叮着炉 火，“事情搞得一团糟。我手头有这么多线索，但不知什么该死的原 因，我就是不能把它们连贯起来——串在一起——解释什么，亳无疑 问，儿子，缺少的东西正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电话铃响了。老警官跳起来去抓电话。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男人 不慌不忙的声音，尖刻地评论一两句，最后挂上了电话。

“谁这么晚了还来吐露秘密，装了这么多秘密的接收器？ ”埃勒里问 道，咧嘴笑了笑。

“是埃徳蒙•克鲁，”奎因说道，“你记得昨天早晨我叫他仔细查查罗 马戏院。他花了昨天和今天两天时间干这事。他肯定地汇报说戏院里没 有任何能藏东西的秘密之处。如果艾迪•埃徳蒙•克鲁说那里没有能藏东 西的地方，你绝对可以相信是那么回事，在这类建筑问题上他是行家说 了算。我们明天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罗马戏院再重新搜查一遍！ ”老 人决定道，“我来告诉你，儿子——我不再闲荡了！某个人最好当心 点！ ”

埃勒里用他的长胳膊温柔地抱住父亲的肩膀：“上床去吧，你这个 老骗子！ ”他大笑道。

第十四章帽子在哪里出现

九月二十七号星期四，在罗马剧院案发的第三个早上，警官奎因和 埃勒里提前一小时起床，匆匆穿上衣服，凑合弄了点填肚子的早餐，迪 居那不情愿地瞧着他们：他从床上被整个儿拽起来，穿上庄重的衣服， 显得他像个奎因家族中的成功人士。

他们正嚼着索然无味的薄煎饼时，老头要求迪居那接通路易斯•潘 泽的电话。过了一会儿警官在电话里温和地说：“早上好，潘泽。请原 谅我这么早把你从床上拉起来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 需要你的帮助。”

潘泽嘟嚏了一句梦吃般的保证。

“你能马上到罗马剧院来一趟，给我们开开门吗？ ”老头继续 说，“我告诉过你，停业的时间不会太长，现在看起来可以利用观众调 查这个案子。我不能确定剧院什么时候能重新开放，但是今晚你是不可 能安排演出了一能指望你帮忙吗？”

“太棒了！ ”潘泽极其热切的声音在电话线中传过来，“你想要我马 上到剧院吗？我会在半小时之内赶到——我还没起床呢。"

“很好。当然，潘泽——还不能允许任何人过去。用钥匙开门之 前，请在人行道上等我们，别告诉任何人——我们将在剧院好好谈 谈...…等一下。”

奎因警官把话筒放在胸前，不解地看着正忙做手势的埃勒里。埃勒 里撮着嘴唇拼出一个名字，老头赞同地点点头，又继续打电话。

“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潘泽。你能否找到那个和善的老妇人—— 菲利普斯夫人？我们想尽快和她在剧院见面。”

“当然，警官，只要有可能。”潘泽说。

“好，那就先这样吧。”警官说完后把话筒放回了原处，搓了搓双 手，从衣兜里掏出鼻烟盒，“啊哈！上帝保佑沃尔特爵士和所有那些为 了肮脏的烟草事业而奋斗的吃苦耐劳的先驱们！ ”他畅快地吸了一 口，“就一分钟，埃勒里，然后我们就出发。”

他再一次拿起话筒给侦探总部打电话，发布了一些愉快的命令，又 重重地把电话放回桌子上，催促埃勒里穿上外套。迪居那以一种哀伤的 表情看着他们离开：他常常向警官恳求允许他和奎因一家到纽约去。警 官对处于青春后期的人有自己的看法，对此从来都是拒绝。迪居那更多 地把他的保护人视为石器时代看着他的护身符的人，他不得不接受并希 望有一个更幸运的未来。

这天阴冷潮湿。埃勒里和他的父亲向百老汇和地下通道走去的时候 竖起了外套领子。他们两人都异常地沉默，但是脸上呈现出热切期望的 表情——不同寻常的相似而又如此的不同——预示着一个令人兴奋的、 初露端倪的一天。

两人轻快地沿着第四十七街朝罗马剧院走去。清晨的百老汇细长的 大街上寒风阵阵，一个穿着土褐色外套的男人懒洋洋地站在罗马剧院关 着的玻璃门前的人行道上，另一个人则舒服地斜靠在高高的铁栅栏上， 铁栅栏切断了由大街延伸过来的左边的小路。路易斯•潘泽站在剧院大 门前和福林特交谈，他矮胖的身影清晰可见。

一见奎因父子来了，潘泽兴奋地上前与他们握手。

“啊，啊！ ”他喊着，“禁令终于要被取消了！ .....听到这个消息真 是太高兴了，警官！”

“哦，还没有被取消呢，潘泽，”奎因警官微笑着，“你拿钥匙了 吗？早上好，福林特。”

潘泽拿出一大串钥匙，打开大厅中间的门。四个人鱼贯而入。肤色 黝黑的经理搜寻到内门的锁，最后设法打开它。剧场楼下正厅黑暗的乐 池豁然凸现在他们面前。

埃勒里发抖了： “可能除了大都会歌剧院和提图斯(titus)的陵墓， 这是我所进过的最阴森的地方。适合做亲爱的死者的陵墓......”

气氛越发沉闷。

警官咕哝着把儿子推进黑暗的楼下乐池：“别胡扯！你会吓着我们 的。"

匆匆走在前头的潘泽打开了总电闸，在灯光的照射下，观众席现出 更熟悉的轮廓。没有埃勒里想像的那么稀奇古怪。一排排的座位用灰尘 遍布的防水布覆盖；黑暗的阴影从己经布满灰尘的地毯上疾驰而过；空 荡荡的舞台后部裸露的石灰白墙在红色长毛绒的海洋里形成了一个丑陋 的斑点。

“那些防水布，”警官对潘泽抱歉道，“必须得卷起来，我们要亲自 搜索乐池。福林特，把外面那两个人带来，拜托。他们可能也想赚点 钱。”

福林特飞跑出去，很快带回来在剧院外面担当警卫的两个侦探。在 警官的指导下，他们开始把盖在座位上的巨大的防水布拖到旁边，露出 一排排的带衬垫的椅子。埃勒里站在靠近最左边过道的一边，从口袋里 拿出小笔记本，星期一晚上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了几笔，还画了一张剧院 的草图。他咬着下嘴唇琢磨着。偶尔，他抬头看看，核实剧院的布局。

奎因匆忙找到潘泽，他正紧张地在后面踱步：“潘泽，我们可能要 在这里忙上几个小时，我忘了多带几个人。不知道是否可以请你帮 忙 .....我有些需要想法——只占用你一小会儿时间，就可以帮我大 忙。”

“当然可以，警官！ ”小个子经理踱回来，“能为你效劳，我很高 兴，就怕帮不上忙。”

警官咳嗽起来：“请不要感到我拿你是当跑腿的人那样使唤，老人 家，”他歉意地解释，“但我需要帮手。我必须从地方检察官们那里获取 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料，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调查此案的。你能不能替 我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带张纸条——他叫克洛宁——并把他交给你的包 裹带回来。我原不愿让你做这事，潘泽，”他低声说，“但是这事太重要 了，不能交给一个普通的带信人，并且——我脱不开身。"

潘泽掠过一丝微笑：“没的说，警官。我完全听从你的差遣。如果 你现在想写条子，我办公室有纸和笔。”

两人回到潘泽的办公室。五分钟后他们重又进入剧场。潘泽手里拿 着一个封口的信封，很快上了大街。奎因看着他走后，然后叹息一声转 向埃勒里，埃勒里坐在座位扶手上，还在研究用铅笔画的图。蒙特•费 尔徳就是在这个座位上被谋杀。

警官在他儿子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埃勒里笑了，用力拍了拍老头的 背。

“我们得抓紧了，你说怎么样？儿子。”奎因说，“我忘了问潘泽他 是否叫了菲利普斯夫人。我猜他叫了，不然他会说的。”他向福林特示 意，福林特正在帮另外两个侦探费力地掀开防水布，“今天早上我给你 个机会练习流行的弯腰运动，到包厢上来吧。”

“我今天应该找点什么呀，警官？ ”宽肩膀的侦探咧着嘴笑道，“希 望我的运气比星期一晚上好一点。”

“你找一顶帽子——漂亮的，顶上有闪亮的小块，就像时髦女郎戴 的那种，孩子，”警官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亮开你 的嗓门！”

福林特三步并做两步上了宽阔的大理石楼梯走向包厢。奎因在后面 看着他摇头。

“恐怕这可怜的伙计注定要再失望一回了，”他对埃勒里说，“但是 我必须确定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星期一晚上守住包厢的引座员米勒说 的是实话。跟我来，懒骨头。”

埃勒里不情愿地脱掉外衣，把笔记本塞进口袋里。警官慢慢脱掉他 的粗呢长外套，顺着过道走在他儿子的前面。他们肩并肩地工作，开始 搜寻位于乐池边上的头等席。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他们爬出来再一次 进入乐池，埃勒里从右边，他父亲从左边，开始了缓慢而有系统地仔细 搜索。他们抬起座位；警官秘密地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长针，试验性地 探查长毛绒椅垫；借助于手电筒的光线跪在地上检查每一寸地毯。

两个侦探现在己经完成了卷防水布的任务，开始按警官的命令，从 头到尾检查包厢。

在很长时间里，除了奎因警官因有些劳累发出粗重呼吸声外，其余 四个人都在默默地工作着。埃勒里干得迅速而有效率，老头则相对的慢 一些。当他们完成一排座位的搜索，在中间相遇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彼 此相看，摇摇头，重来一次。

潘泽离去后大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专注于检查的警官和埃勒里被 电话铃的响声吓了一跳。在静悄悄的剧院里，电话铃清晰的颤音响起 来，岀人意料地刺耳。父亲和儿子互相看了看对方，脑子有一瞬间的空 白，然后老头笑了，沿着过道向北，朝潘泽办公室的方向步履蹒跚地走 去。

他很快就回来了，微笑着说，“是潘泽，他到了费尔徳的办公室， 发现那地方还关着门。难怪——才九点一刻。我让他在那儿等着，直到 克洛宁来。他不会等太久的。”

埃勒里大笑，他们又开始干起来。

十五分钟后，当两个人快干完的时候，前门开了，一个个子矮小穿 着黑色衣服的老年妇女走了进来，站在耀眼的孤光灯下眨眼。警官一跃 而起上前迎接。

“你是菲利普斯夫人，对吗？ ”他热情地喊道，“非常高兴你这么快 就来了，夫人。我想你认识奎因先生？ ”

埃勒里趋身向前，以他不常见的笑容微笑着，彬彬有礼地鞠躬。菲 利普斯夫人是那种典型的可爱的年长女性。她个子矮小，慈母般的样 子。她隐约闪现的白发和仁慈的态度使她马上赢得了警官奎因先生的敬 爱，他对中年妇女一向有恻隐之心。

“我当然知道奎因先生，”她说，“星期一晚上他对年长的妇女相当 和善……我很担心让你久等了，长官！ ”她温柔地说，转向警官，“潘泽 先生今天早上给我带了个信——你知道，我没有电话。有一次，我在剧 院……我尽可能地赶来了。”

警官微笑着说：“对女士来说这就相当迅速了，相当迅速，菲利普 斯夫人！”

“我父亲几个世纪以前亲吻过巧言石，菲利普斯夫人，”埃勒里严肃 地说，“不要相信花言巧语 .....你一个人检查乐池剩余的部分没有问题 吧，爸爸？我想跟菲利普斯夫人聊一会儿。以你的体力能独自完成这份 工作吗？ ”

“体力能——！ ”警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正好干完这一行， 忙你自己的事去吧，儿子 .....我感谢你给予奎因先生尽你所能的帮助， 菲利普斯夫人。”

白发的女士微笑着，埃勒里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离开，朝舞台的方 向走去。警官奎因沉思般地远远望着他们，过一会儿，耸了耸肩，继续 开始搜寻。没过多长时间，他恰好直起身，他看见埃勒里和菲利普斯夫 人坐在舞台上诚挚地交谈，就像两个演员在排练他们的角色。奎因开始 慢慢地在一排排的座位上来回行进，进进出出地在空座位之间穿梭，在 他走近最后几排仍然空着手的时候，悲哀地摇了摇头。当他又抬起头来 的时候，发现舞台上的两把椅子没人坐了。埃勒里和老妇人消失了。

奎因最后来到左边11三十二号——蒙特•费尔徳死在那个座位上。他 用心地检査了椅垫，一道放弃的光线出现在他眼里。他一边低声自言自 语一边慢慢走过剧院后部的地毯，进了潘泽的办公室。没多久，他走出 来，走进从前用做广告宣传员哈里•尼尔森办公室的小屋，他在小屋里 呆了一会儿。他走出去，进了出纳的办公室参观。勘查完毕，他关上身 后的门，沿着剧院右边的台阶走向通往乐池下面一层的观众休息室。在 这里他花了点时间，仔细检查每个角落，墙壁的每处，每个垃圾桶—— 全是空的。他疑惑地叮着正好立在喷水地下面的大垃圾箱。他凝视这个 容器，浪费了点时间，什么也没发现。于是，他叹了 口气，打开刻着镀 金字女洗手间的门步入其中。过一会儿，他再次出现，推开写着男士字 样的旋转门挤了进去。

完成对底层谨慎细致的搜索之后，他脚步沉重地又走上台阶，发现 路易斯•潘泽正在乐池等着。从他费力的但是显然是成功的微笑上看出 他有些兴奋。这个小个子经理带来了一个外面用棕色纸包装的包裹。

“你最终见着克洛宁了，是吗？潘泽。”警官说，快步走过去，“你 真是太好了，孩子——我的感激无法言说。这是克洛宁给你的包裹 吗？"

“是的。克洛宁是个好小伙子。我给你打过电话之后没等多长时 间，他和另外两个叫斯托埃特斯和莱文的人就进来了。我总共也没呆上 十分钟。我想这个包裹很重要，是吧？警官。”潘泽还在微笑着，“我很 乐意感觉到我己经对解开部分谜团有所帮助。”

“重要？ ”警官从经理的手上接过包裹，回应道，“你不明白这有多 重要。改天我会告诉你关于它更多的事 .....失陪一会儿，潘泽，可以 吗？"

小个子男人有点失望地点点头，警官咧嘴一笑，后退着没入黑暗的 角落里。潘泽耸耸肩，走进他的办公室。当他出来的时候，忘了帽子和 外套，警官正往他的口袋里塞那个包裹。

“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 ”潘泽问他。

“哦，是的，是的，确实是！ ”奎因搓着手说，“现在——我看埃勒 里还没回来——我们进你的办公室去等他一会儿。"

他们进了潘泽的书房坐下。经理点了一只长长的土耳其烟，而警官 掏出他的鼻烟盒。

“如果我不是很冒昧的话，警官，”潘泽不经意地说，跷着他的短胖 腿，吐出一团烟，“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奎因难过地摇摇头：“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我们似乎没能找出 头绪。实际上，我不介意告诉你，除非找到某个物品的踪迹，否则就无 法侦破 .....对我来说这很难——我从未遇到过比这更棘手的调查。”他 焦虑地皱着眉，“啪”的一声关上了鼻烟盒的盖。

“太糟糕了，警官，”潘泽发岀同情的嚷嚷声，“我希望——啊，这 样！我们不能过分关注调查的事情，我想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警官，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告诉一个局外人吗？ ”

奎因面露喜色：“不介意。你今天早上已经为我做了件好事，并且 ——哎呀，我多糊涂啊，以前没想到这个！ ”潘泽热切地向前倾了倾 身，“你做罗马剧院的经理己经有多长时间了，潘泽？”

经理扬扬眉毛：“自从它建起来，”他说，“在这之前我管理位于第 四十三街的旧伊莱克特拉——也是戈登•戴维斯的产业，”他解释着。

“哦！ ”警官似乎陷入了沉思中，“那你就对这个剧院的了解非常详 细——可能你对它结构的熟悉程度和建筑师一样，很可能，是吗？"

“是的，我对它有相当全面的了解。”潘泽承认，缩回倾斜的身体。

“太好了！我给你出个小小的难题，潘泽 .....假设你想在建筑物的 某个地方藏一个——这么说吧，一顶大礼帽——无论对建筑物如何彻底 地搜索也找不到。你会怎么做？你会把它藏在哪儿？”

潘泽在烟雾中皱着眉思考：“一个相当不寻常的问题，警官，”最后 他说，“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对剧院的设计图很了解，剧院建成 之前，在一次会议上建筑师向我请教过有关设计的问题。我肯定地指 出，原始的蓝图没有提供这种中世纪的设计，如隐蔽的出口，秘密储藏 间等。我能列出很多可能藏得了像大礼帽这样相当小的的物品的地方， 但是这些地方没有一处有可能抗得住一次真正全面的搜索。”

“我明白。”警官眯着眼睛瞧他的手指甲，一副明显失望的样 子，“所以那没什么用。我们己经从上到下搜遍了，你知道的，我们没 找到它的一点踪影 .....”

门开了，埃勒里进来了，有点脏但带着欢喜的微笑。警官急切而好 奇地看了看他。潘泽，犹豫地起身，显然想让奎因父子单独在一起。而 此时奎因父子则迅速地互递了一下眼神。

“潘泽，别走，”警官断然地说，“我们跟你没有什么秘密。坐下，

你这家伙！”

潘泽坐下来。

“难道你没想到吗，爸爸，”埃勒里边说边坐在桌子边上伸手拿他的 眼镜，“现在可能是一个通知潘泽先生今天晚上开放剧院的合适时机？ 你忘了他不在的那会儿，我们决定安排剧院今天晚上对公众开放，正常 演出……”

“我怎么能忘了——！ ”警官不眨眼地说，尽管他是头一回听说这个 秘密的决定，“潘泽，我想我们可以撤消对罗马剧院的禁令了。我们在 这里没有得到更多的进展，所以没有理由再让你丧失顾客。你可以在今 晚继续演出——实际上，我们是最迫切地想看到表演，是不是，埃勒 里？ ”

“用，迫切，不准确，”埃勒里点着一根烟继续说，“我要说的是我们坚 持要演出。”

“确实是这样，”警官严肃地低语，“我们坚持要演，潘泽。”

经理坐不住了，脸上直放光：“简直是太好了，先生们！ ”他喊 道，“我要马上给戴维斯先生打电话，让他知道这个好消息。当然，”他 的脸拉下来了，“指望从公众那里稍微得到一点对于今晚演出的响应可 太迟了。这么短的时间去通知......”

“你不必为此担心，潘泽，”警官反驳道，“我导致了你的关门，但 今晚我将使你看到剧院观众济济一堂。我将电话通知报童在卖今天报纸 时大肆宣扬这消息。这意味着你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观众，勿庸置疑的 免费广告，还有好奇的普通人，将使你的票销售一空。”

“你真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警官，”潘泽搓着手说，“这会儿我还有 什么其它能为你做的事吗？ ”

“还有一条你忘了，爸爸，”埃勒里提出。他转向黝黑矮小的经 理，“你留心别把今晚左边11三十二和11三。号的座位卖出去，好吗？警官 和我将会去欣赏今晚的演出。我们还没真正地享受那种愉快，你知道。 很自然我们希望保持一种堂皇地匿名的身份，潘泽——不喜欢观众的奉 承以及类似的东西。当然，你要保密。”

“你说了算，奎因先生。我会吩咐售票员把那些票留出来，”潘泽愉 快地答道，“现在，警官——你说过你会打电话给新闻界，我相信——”

“当然。”奎因拿起电话，简短地和几家都市报纸的城市主编说了一 下。他说完后，潘泽匆匆向他们道了个别就忙着打电话去了。

奎因警官和他的儿子溜溜达达走进了乐池，他们看见福林特和那两 个己经完成检查包厢任务的侦探正等着他们。

“你们这些人留在剧院附近负责叮梢，”警官命令道，“今天下午要 特别仔细 .....你们谁找到什么了吗？ ”

福林特皱皱眉：“我应该在堪那斯挖蛤喇，”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说，“星期一晚上就没找到什么，警官，如果我今天能为你找到一样东 西我应该受批评。楼上那地方打扫之干净就像狗舔岀来的一样。我应该 回去一拳砸烂它。”

奎因拍拍大个子侦探的肩膀：“你怎么了？不要像个小孩子，伙 计。没什么可找的时候你能找到什么呢？你们发现了什么吗？ ”他询问 着，转向其他两个人。他们摇摇头，令人沮丧地予以否认。

一会儿，警官和埃勒里上了一辆过路的出租车，决定往回开一小段 路到侦探总部去。老头细心地关上分隔司机座位和车厢内部的滑动玻璃 窗。

“现在，儿子，”他冷酷地说，转向正在做梦般喷烟的埃勒里，“请 跟你老爹解释一下在潘泽办公室的哄骗行为！ ”

埃勒里的嘴唇紧闭。在回答之前，他叮着窗外看。

“让我们从这个方向开始，”他说，“你今天在搜索中没有发现任何 东西。你手下的人也没有。尽管我自己也到处去找，还是没有成功。爸 爸，承认这最主要的一点吧：蒙特•费尔徳星期一晚上看v枪战〉的演出 时戴的帽子，在第二幕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看见在他那儿，罪案发生之后 大概让凶手拿走了。帽子现在不在罗马剧院并且自从星期一晚上就不在 那里了。接下来还有，”奎因一副生气的表情盯着他，“从各种可能性上 来看，费尔徳的大礼帽不复存在了。我用我的猎鹰人和你的鼻烟盒打 赌，帽子的这辈子己经结束了，现在正在城里的垃圾场以灰烬的身份享 受再生的乐趣。这是第一——”

“继续说，”警官命令道。

“第二点如此简单以至于小孩都明白。不过，请允许我有侮辱奎因 先生智力 .....如果费尔徳的帽子现在不在罗马剧院并且自从星期一晚上 就不在罗马剧院了，必然是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从罗马剧院被带走 了！ ”

他停顿了一下，沉思着向窗外看去。

“我们己经因此而确定，”他继续轻轻地说，“戏弄了我们三天的一 点事实基础是：从理智上判断，我们要找的帽子离开罗马剧院了 吗？ .....辩证地来看——是的，确实是。它在谋杀当晚离开了罗马剧 院。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它是怎样离开的以及什么时候 离开的。”他喷了 口烟，看着发红光的烟头，“我们知道，星期一晚上罗 马剧院没有人是戴着两顶帽子或者根本不戴帽子离开的。任何离开剧院 的人在服装上绝对没有什么不妥。也就是说，一个穿着礼服的人不会戴 浅顶软呢帽出去。与此类推，没有人会戴丝质大礼帽却身着普通衣服上 街的。记住，我们从这个角度没有看到任何人有什么不对劲......对我来 回变换的思想来说，这就导致了我们必然得出第三个重要的结论：蒙特 •费尔徳的帽子以世界上最自然的方式离开了剧院，那就是，借助于某 个穿着适宜晚装的男人的头！ ”

警官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他好好地想了一会儿埃勒里的话。然后， 他严肃地说：“这就有头绪了，儿子。但是你说一个离开剧院的男人戴 着蒙特•费尔徳的帽子——是一个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说法，但是请你 回答这个问题：他怎么处置自己的帽子？因为没有人离开时是戴着两顶 帽子的。”

埃勒里微微一笑：“你现在问到问题的关键部位了爸爸。但是，再 等一会儿。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一些要点。例如，戴着蒙特•费尔徳的帽 子离开的人可能只是以下两种情形之一：或者他真的是凶手，或者他是 凶手的帮凶。”

“我知道你的用意，”警官嘀咕着，“往下说。”

“如果他是凶手，我们就己经能确定他的性别了，而且我们说的这 个人那天晚上穿着晚礼服——可能不是太显眼，因为剧院里有二十多个 这样装扮的人。如果他只是一个帮凶，我们得出凶手是下面两种可能性 中的一种的结论：或者是一个穿着普通衣服的男人，却有一顶大礼帽， 当他离开的时候显然会很可疑；或者是一个女人，她当然不能戴着大礼 帽炫耀！”

警官又坐回到皮革椅垫上：“说说你的逻辑！ ”他哈哈大笑，“儿 子，我真为你骄傲——换句话说，如果你不那么讨厌地自负，我就会这 样想……事件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这就是你在潘泽的办公室上演了一 出小把戏的原因 .....”他的声音低下去，埃勒里向前靠了靠。他们继续 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交谈着，直到出租车司机在侦探总部楼前停下。

警官奎因愉快地向前穿过昏暗的走廊，埃勒里阔步走在他身旁。他 一进入他的小办公室，警官维利就蹒跚地走了进来。

“我还以为你们都失踪了呢，警官！ ”维利说道，“斯托埃特斯那个 家伙不久以前来过这里，脸色很难看。听说克洛宁在费尔徳的办公室扯 他的头发——他们仍然没有在罪行档案中找到一件东西。"

“别傻了，别傻了，托马斯，我的伙计，”警官温柔地咯咯笑，“我 不能让我自己为了诸如把死人送进监狱这样一点小问题不开心。埃勒里 和我——"

电话铃响了。奎因向前跃起，从桌上抓起电话。他听的时候瘦瘦的 脸颊泛起红光渐退，额头上的眉头又紧皱了起来。埃勒里用一种奇怪的 专注目光看着他。

“警官？，，一个男人急促的声音出现了，“海戈斯托姆向你报告。只 有一分钟——不能说太多。我整个早晨跟踪安吉拉•罗素，非常费 劲……我跟着她似乎很明智 .....半小时前她想把我甩掉——跳上一辆出 租车，匆忙开向市中心 .....还有，警官——就在三分钟前，我看见她进 了本杰明•摩根的办公室！ ”

奎因大吼：“她一出来就叮住她！ ”然后“砰”地把话筒放下。他慢慢 地转向埃勒里和维利，把海戈斯托姆的报告重复了一遍。埃勒里皱起了 眉头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维利则现出了惊喜之色。

但是当老头虚弱地坐在转椅上的时候，他的声音拉紧了。最后他叹 息着说：“你知道些什么！ ”

第十六章奎因去剧院

埃勒里和他父亲透过小办公室的一段空间彼此对望了一眼。维利困 惑地皱着眉重又回到原位坐下。他在沉默中安静地坐了一段时间，似乎 突然下定决心，请求离开房间。警官摸索鼻烟盒盖子的时候咧嘴笑了。

“你也吓了一跳吗，埃勒里？ ”

然而埃勒里很严肃：“那个女人确实吓着我了，”他说，有点发 抖，“吓一跳是个太温和的词。”

“我一时没能领会她态度的重要性，”警官奎因说，“考虑到她知道 内情，而我们在到处摸索 .....这分散了我的才智。”

“我应该说会见非常成功，”埃勒里评论说，“主要是因为我己经从 这本沉闷的关于笔迹的大部头书中收集到一些有趣的事实。但是安吉拉 •罗素夫人不符合我的纯粹女性的标准 .....”

“如果你问我，”警官低声轻笑，“我们美丽的朋友看上你了。考虑 考虑吧，儿子——！ ”

埃勒里扮了个意味深长的嫌恶的鬼脸。

“好了！ ”奎因伸手去拿桌子上电话中的一部，“你认为我们应该再 给本杰明•摩根一个机会吗，埃勒里？ ”

“他该死就应受惩罚，”埃勒里抱怨道，"但是我认为这是例行公 事。”

“你忘了资料，儿子，资料。”警官回应，眼里闪着光。他以愉快的 声调跟警察局的接线员说话，一会儿，听到电话的蜂鸣声响起。

“下午好，摩根先生！ ”奎因快活地说，“你今天还好吗？ ”

“警官奎因？ ”摩根犹豫了一下问道，“下午好，先生。案子调查得 怎么样了？”

“有个相当大的问题，摩根先生，”警官笑道，“然而是一个由于我 害怕被指责无能而不敢回答的问题 .....摩根先生，你今天晚上是否碰巧 有空？ ”

停顿——“为什么——刚好没空。”律师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应 当在家里，当然，吃晚饭，我相信我妻子己经安排了桥牌游戏。怎么

了，警官？ ”

“今天晚上我想请你与我儿子和我一起共进晚餐，”警官遗憾地 说，“你能尽可能地在晚餐时间离开他们一会儿吗？ ”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如果是绝对需要的话，警官？ ”

“我不会以那种方式提出来，摩根先生……但是我将感谢你接受邀 请。"

“哦。”摩根的声音现在坚定多了，“那样的话，我听从你的安排， 警官。我们将在哪里碰面？ ”

“那就好，那就好！ ”奎因说，“六点钟，在卡罗斯怎么样？ ”

“很好，警官，”律师平静地回答，挂断了电话。

“我忍不住要为这家伙感到遗憾。”老头嘟嗖着。

埃勒里低声发着牢骚。他并不同情摩根。安吉拉•罗素夫人对他有 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如哽在喉。

很快在六点钟警官奎因和埃勒里与本杰明•摩根在气氛欢乐的卡罗 斯餐馆的休息厅里碰面了。他灰心丧气地坐在一把红皮椅子上，叮着他 的手背，嘴唇难过地下垂，膝盖以一种本能的沮丧分得很开。

奎因父子走近时，他试图挤出微笑。他站起来，僵直的样子显示出 他的膝盖支配大脑来决定一个行为的固定过程。警官处于他最好的状 态，部分由于他由衷地喜欢这个胖胖的律师，部分由于这是他的公事。 埃勒里跟平常一样不表态。三个人像老朋友那样握手。

“很高兴看到你准时来，摩根，”警官说。一个古板的服务生领班带 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我真的必须向你道歉把你从家庭晚餐中拉 走。只此一次。”他叹了 口气，然后他们落座。

“没有必要道歉，”摩根说，带着无精打采地一笑，“我想你们知道 每个己婚男人有时喜欢单身汉的晚餐 .....这次就是这样，警官，你想跟 我说点什么？ ”

老头伸出一根手指警告：“现在不谈公事，摩根，”他说，“我有个 主意，路易斯在极好的恢复活力方面有锦囊妙计——对吗，路易斯？"

这顿晚餐烹饪水平很高。连警官这样对艺术的细微之处毫不在意的

星期天晚上去拜访费尔徳？ ”

“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律师痛苦地回答，“一个星期以前的星 期四，费尔徳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正在做的最后一笔投机生 意需要他立刻获得五万美元。五万美元！”摩根干巴巴地笑着，“之后他 榨取我的金钱，直到我在财政上像一头老奶牛那样虚弱......并且他 的，投机生意，——你能想像它是什么吗？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费尔徳， 你就会在赛马场和股票市场找到答案 .....可能我错了。可能他对金钱的 迫切要求很难实现，可能他清除了旧'账户'。无论如何，他想要五万美 元用于全新的主张——为了那笔钱他确实会把原始文件返还给我！这是 他第一次建议做这样一件事。每次——从前——他蛮横地用勒索换取沉 默。这次是一个买和卖的建议。”

“真是个有趣的要点，摩根先生，”埃勒里眼睛闪烁着光亮，插话 道，“在他的谈话里说了些确实导致你怀疑他，清除旧账户'的什么话吗， 像你说过的那样？ ”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做了什么。他给我这个印像，他急需 要度几天假——休假对他意味着一个在北美洲大陆三年的短途旅行，少 不了——恳求他所有的，朋友，。我从来不知道他大规模地做敲诈勒索的 生意，但是这次——”

埃勒里和警官交换了一下眼神。摩根继续往下说。

“我告诉他真相。我正处于财政状况很糟糕的境地，主要是由于 他，并且我绝对不可能满足他索要的荒唐的数字。他只是笑——坚持要 拿到钱。我最急切的是拿到资料回去，当然......”

“你从取消的单据中査证到某些丢失的事实了吗？ ”警官问道。

“它不是必要的，警官，”摩根咬着牙说，“他确实展示了单据和信 件，为了我两年前在韦伯斯特俱乐部的利益——当我们吵架的时候。 哦，关于这个没什么问题。他是个杰出人物。”

“继续说。”

“上个星期四他挂断我的电话，带着不言而喻的威胁。我在谈话期 间拼命地想让他相信我会在某些方面满足他的要求，因为我知道，一旦 他明白他己经把我榨干了，他根本不会有什么顾虑去公开这些资 料……"

“你问过他你能否看到这些文件吗？ ”埃勒里问。

“我相信我问了，但是他嘲笑我，还说当他看到我的钱的颜色的时 候，我就能看到单据和信件的颜色了。他不是傻瓜，那种无赖，在他拿 出该死的证据的时候，他不会冒险让我伤害他 .....你知道我多直率。我 甚至承认有时候用暴力解决的想法会进入我的大脑。一个人在那种情形 下又怎么能抑制不住这样想呢？但是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抱有杀人的想 法，先生，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因。”他停顿了一下。

“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埃勒里温和地说，“你不知道文件在哪 里！”

“确实是，”摩根怯怯地一笑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些资料随时都 可能大白于天下——落在任何人手里，费尔徳的死对我有什么好处？更 糟糕的是我可能换了个坏工头 .....星期天晚上，经过三天可怕的日子， 凑集他索要的钱——没有结果——之后，我决定跟他做一次最后的解 决。我到了他的公寓，发现他穿着睡袍，非常惊讶并且看见我根本不害 怕。起居室里不太对劲——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罗素夫人藏在隔壁的屋子 里。”

他用颤抖的手又点上烟。

“我们争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在吵，他在冷笑。他不听理 由，不听辩解。他想要五万美元或者他到处发送这个故事和证据。一会 儿我的神经出了点乱子 .....在我完全失去自我控制以前我离开了。就这 些，警官，作为一个绅士和一个环境下的不幸牺牲品，我以我的名誉担 保。”

他转过脸去。警官奎因咳嗽起来，把烟扔到烟灰缸里。他摸着口袋 找那个棕色的鼻烟盒，取出一小撮，深深地吸进去，背靠在椅子上。埃 勒里突然给摩根倒了一杯水，摩根接过去一饮而尽。

“谢谢你，摩根，”奎因说，“因为你在陈述中如此坦率，请说实 话，告诉我们是否星期天晚上你们争吵的时候你威胁过费尔徳的生命。 只是为了公平起见，让你知道罗素夫人断然指控你谋杀了费尔徳，因为 你在感情激动的时刻说了些什么。”

摩根脸色变得苍白。他的眉毛猛地颤动，眼睛变得呆滞和焦虑，令 人同情地叮着警官。

“她撒谎！ ”他声嘶力竭地喊。一些邻近吃晚饭的人好奇地四处张 望，警官奎因拍拍他的胳膊。他控制住他的嘴唇，声音低了下来，“我 确实没那么干，警官。我跟你说实话，就在刚才不久我说过我曾经不时 野蛮地想过杀了费尔徳。这是无能、糊涂、没有意义的想法。我，我不 会有勇气杀一个人。即使在韦伯斯特俱乐部我十分恼怒，大声叫喊威胁 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个意思。当然，星期天晚上——请相信我而不是那 个寡廉鲜耻的缠着要钱的妓女，警官，你必须相信我！ ”

“我只是想让你解释一下你所说的话，因为，”警官平静地说，“似 乎很奇怪，我确实相信你说了那些她认为是你说的话。”

“什么话？ ”摩根吓出了汗，眼睛都突了。

“，公开那些资料吧，如果这意味着毁掉我——我会注意到这是你最 后一次勒索任何人！，”警官重复着，“你说了这话吗，摩根先生？ ”

律师怀疑地看着奎因，然后恢复原状，笑了起来。

“天哪！ ”最后他简直透不过气来，“那就是我所做的，威胁，？为什 么，警官，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公开那些文件，结果就是我不能满足他的 无赖要求，我要向警察坦白，并把他跟我一起拖下水。这才是我的意 思！而她以为我在威胁他的生命——”他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埃勒里笑了，用手指招呼服务生过来结账。付了账，他点上一根 烟，看着在一边的父亲正以混和着心不在焉和同情的眼神看着摩根。

“很好，摩根先生。”警官站起来，向后推开椅子，“我们想知道的 就是这些。”他彬彬有礼地站在一边，让迷茫的、仍在发抖的律师先 行，他们朝着衣帽间走去。

奎因父子从百老汇漫步到第四十七街时，罗马剧院前的人行道正堵 塞着。人潮汹涌，警察划线维持秩序。沿着狭长的大街整个一段的交通 完全停顿。大帐幕上的射灯射出罹眼的光亮，《枪战》的剧名暴露在灯 光的强劲照射下，小一点的灯照射着剧名下的说明文字：“主演詹姆斯• 皮尔和伊芙•爱丽丝，全明星的演出阵容。”在乱拥乱挤的人群中警察声 嘶力竭地喊，要求任何一个人经过划定的线之前，必须出示晚上演出的 票。

警官出示了徽章，和埃勒里一起被拥挤的人群推进剧院的小休息 室。在售票房的旁边站着经理潘泽，他的拉丁面孔上堆满了笑，谦恭有 礼、坚定和权威。他正帮着维持票房窗口的秩序，并设法让到取票处交 现金的顾客加快速度。这一拥挤的场面让令人尊敬的看门人汗流夹背， 站在一边，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表情。售票员则疯狂地干着活儿。哈里 •尼尔森被挤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和三个显然是记者模样的年轻人 认真地交谈着。

潘泽看见奎因父子后，赶快前来致意。看见警官傲慢的姿态他犹豫 了，然后以一个可以理解的点头转回到售票窗口。埃勒里顺从地站在队 伍中，从票房拿到了两张留好的票。他和奎因警官夹在推进的人群中进 入了剧院楼下正厅。

埃勒里坦率地出示两张标着11三二左和II三。左的票，马奇•奥康奈震 惊地后退了一步。警官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她紧张地看着入场券，抛给 他半是惊恐的一瞥，她领着他们走过厚厚的地毯到了最左边的过道，默 默地指着最后一排的最后两个座位，然后溜掉了。两个人坐下来，把帽 子放在座位下面的金属丝制的架子上，舒服地向后倾斜，无论怎么看都 像两个快乐的探索者打算看一晚上血腥的娱乐表演。观众席上挤满了 人。被领引的人群沿着过道很快占据了空座位。众多的头期待地转到朝 着奎因父子的方向，他们不经意间变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注目的中心。

“哎呀！ ”老头抱怨地说，“我们本来应该在开演之后进来。”

“你对观众的欢呼太敏感，”埃勒里大笑，“我不介意引人注目。”他 看了一眼手表，他们的目光意味深长地相遇。正好是八点二十五。他们 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坐好。

灯一个接一个地被关闭。在同情的响应中，观众的闲聊归于沉寂。 在整个的黑暗中大幕升起在神秘地黯淡的舞台上。一声枪响打破了沉 默；一个人咯咯咯的喊叫声喘息着出现在剧院。《枪战》以它被人熟知 和戏剧性的方式开演了。

与他父亲的全神贯注的神情相比，埃勒里则看上去比较放松，他静 静地坐着享受那极其柔美的情节剧，而他坐的那位子正是三天前蒙特• 费尔徳坐的那个。詹姆斯•皮尔美妙丰富的声音被一系列高潮事件带到 舞台上，突然的剧情变化使他显得那么的激动。完全专注于角色的伊芙 •爱丽丝此刻正以低沉颤动的语调和斯蒂芬•巴里交谈，斯蒂芬•巴里英俊 的面容和令人愉快的声音引起了正好坐在警官右边的一个年轻女孩爱慕 的评论。希尔达•奥兰治被挤在一个角落里，打扮得艳丽无比，与她的 舞台角色相称。老“怪人”则毫无目的地在舞台上游荡。埃勒里向他父亲 靠了靠。

“强大的演出阵容，”他耳语道，“看那个穿桔黄衣服的女人！”

演出在间歇性重复和帰明辛啪啪声中进行。在非常热闹的说话和噪声 的交响乐中第一幕结束了。灯光扫过来的时候警官看了看表。现在是九 点零五分。

他站起身，埃勒里懒懒地跟着他。马奇•奥康奈假装没有注意到他 们，推开沉重的铁门穿过过道，观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去进到光线昏 暗的通道。两个奎因混在其他人当中从容地走出去。

站在满是纸杯的整齐的台子后面的一个穿制服的男孩正用一种柔和 的“经过净化”的声音大声叫卖货物。是杰斯•林奇，己经证实这个男孩 应蒙特•费尔徳的要求为他买过姜汁汽酒。

埃勒里逛到铁门后面，在门和砖墙之间有一个狭窄的空隙。他注意 到侧面与小路另一边相接的大楼墙壁无疑有六层楼高并且很完整。警官 从男孩那里买了瓶桔子汽水。杰斯•林奇突然认出他来，警官奎因愉快 地向男孩致意。人们聚成一小堆站着，他们的态度预示着对周围环境的 一种奇怪的兴趣。警官听到一个女人用恐惧的、出神的声音评论：“他 们说星期一晚上他就是站在这里买的桔子汽水！ ”

预备铃声很快在剧院里面丁丁当当地响起，那些到外面换换空气的 人赶快回到楼下正厅。警官在坐下以前从观众席后部的对面到通往包厢 的楼梯脚下扫了一眼。一个强壮的穿制服的年轻人警觉地站在第一层台 阶上。

第二幕在爆炸声中开场。观众在公认的时尚中动摇不定，呼吸急 促，而戏剧性的焰火在舞台上喷放。奎因父子似乎突然被这个情节所吸 引。父子俩向前靠了靠，身体紧绷，眼神专注。埃勒里看看表，九点三 十，两位奎因先生又坐了回去，与此同时演出热热闹闹地继续。

正好到了九点五十，他们起身，拿起帽子和外套溜出11排到剧院楼 下座位后面空旷的地方去。一些人在站着——警官笑了，在心里暗自赞 美新闻界的力量。面色苍白的女领坐员马奇•奥康奈，正呆板地斜靠在 一根柱子上，茫然地看着前方。

奎因父子看到经理潘泽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面对拥挤的观众笑逐 颜开，一路向前朝他走来。警官打手势示意他到里面，然后迅速地进到 小接待室，埃勒里关上身后的门。笑容从潘泽脸上消退。

“我希望你们过了一个有收获的晚上？”他紧张地问。

“有收获的晚上？嗯，这取决于你说的话的意思。”老头简短地做了 个手势，带路穿过第二道门到潘泽的私人办公室。

“看这里，潘泽，”他说，有些兴奋地来回踱步，“你手头有剧院楼 下正厅能显示每个座位、号码和所有的出口的平面图吗？”

潘泽叮着他看：“我想是有。等一下。”他在一个整理好的橱柜里搜 索，从一些文件夹中翻找，最后拿出一个把剧院分成两部分的大图—— 部分是楼下正厅，另一部分是包厢。警官不耐烦地撒开第二部分不管， 他和埃勒里俯身察看楼下正厅的平面图。他们把它研究了好一会儿。奎 因仰望正在垫子上将重心从左腿倒到右腿的潘泽，他显然不知道下一个 问他的会是什么问题。

“我能拿着这张图吗，潘泽？ ”警官温和地问，“我会在几天之内完 壁归还。”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潘泽说，“现在还有其他我能为你效劳的 吗，警官？ .....我要为你在广告方面周到的考虑而表示感谢，先生，戈 登•戴维斯对今晚剧院的状况非常满意。他请我转达他的谢意。”

“不客气，不客气，”警官嘟喰着，折起图，把它放进胸前的口袋 里，“说到你，正确的就是正确的 .....现在，埃勒里，是否要跟我 走...…晚安，潘泽。关于这个，一个字也别提，记住！ ”

当潘泽喋喋不休地一再保证保持沉默时，两位奎因悄悄走出了他的 办公室。

他们再一次穿过楼下正厅的后部，向最左边的过道走去。警官简略 地招呼马奇•奥康奈。

“好的。”她透了 口气，面色苍白。

“敞开那些门，让我们出去，奥康奈，之后就忘了有关的一切。明 白吗？ ”警官冷酷地说，她一边呼着气咕哝了几句一边推开大铁门中正 对着11排的一扇。随着最后一次摇头警告，警官溜走了，埃勒里随后跟 上，然后门又轻轻地恢复原样。

十一点，当最后的大幕落下，敞开的出口涌出第一批看戏的人群， 理查徳•奎因和埃勒里•奎因从正门再一次进入罗马剧院。

第十八章僵局

星期五中午，当奎因警官、埃勒里和蒂姆•克洛宁在蒙特•费尔徳家 深入搜查时，像往常一样阴沉和无动于衷的警官维利慢慢地从百老汇向 北走到第八十七街，爬上奎因住宅的棕色石头台阶，按了门铃。迪居那 愉快的声音请他上来，和善的警官严肃地走上去。

“警官不在家！ ”迪居那冒失地宣布，他细长的身体完全藏在庞大的 主妇围裙后面。洋葱覆盖着牛排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继续干你的，小鬼！ ”维利大吼。他从胸部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个 大信封，封着口，把它交给迪居那，“警官回来的时候交给他。要是忘 了，我就把你泡到易斯特河里。”

“你和另外什么人？ ”迪居那小声问，嘴唇明显在抽搐，然后他有礼 貌地加了句，“是，长官。”

“那么，好吧。”维利故意转身走下去到大街上，他宽阔的后背明显 可见，与在四楼窗户咧嘴笑的迪居那相比令人生畏。

将近六点钟的时候，两位奎因疲惫地回到他们的住处，警官警觉的 眼睛突然看见放在他盘子里的公事信封。他撕开信封的一角，抽出一些 用打字机打在侦探署信纸上的东西。

“哦，哦！ ”他跟正懒懒地脱掉夹大衣的埃勒里嘀咕，“部族正在聚 集 .....”落坐在扶手椅子上，帽子没脱，外套扣子没打开，他开始朗读 报告。

第一篇朗读的是：

释放报告：一九二x年九月二十八日约翰•卡赞耐里，又名帕森•约翰 尼，又名约翰•得•沃普，又名彼得•多米尼克，今天由于假释从监禁中释 放。

对约•卡在抢劫事件中的同谋，波努莫丝绸抢劫案*（192x^6*月2日） 参与者的未明事宜的调查没有结果。我们正调查莫尔豪斯，前警察，己 在他常去的地方失踪，此案件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在地方检察官辛普森的建议下对约•卡实行假释。但他处于监管之 下，任何时候都有效。

t. v.

警官拿起放在有关帕森•约翰尼的建议旁边的第二份报告，皱着眉 读道：

关于威廉塞•帕塞的报告：一九二X年九月二十八日对威廉姆•帕塞历 史的调查揭示如下：三十二岁，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母入籍，未婚， 习惯正规，擅交际，一个星期有三到四个晚上“约会”，信奉宗教。司泰 恩若曲的书店老板，服装商，百老汇一。七六号。不赌博不喝酒。无不 良同伴。惟一的缺点似乎是喜欢女孩。星期一晚上以来活动正常。没有 往外发信，没有从银行取钱，生活相当正常。没有任何可疑的举动。

女孩，伊舍尔•杰布露，似乎是帕塞“最稳定的女伴气从星期一以 来，他有两次看见伊•杰——星期二个饭时间，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上 看电影和去中国餐馆。

生效的第四号报告（〔. V.:同意）

警官“哼,,了一声把这张纸扔到旁边。第三份报告的题目是：

关于马奇•奥康奈的报告：一九二X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奥康 奈，住在第十大街一四三六号。租住公寓第四层。无父亲。由于罗马剧 院的关门，自星期一晚上以来没有工作。星期一晚上作为一般释放出来 的群众离开剧院。回家，但在第八大街的药店停了一下，在第四十八街 打了个电话。未能追踪电话。偷听到电话里的交谈涉及到帕森•约翰 尼。似乎很兴奋。星期二直到一点才离开屋子。未曾试图与在土幕斯的 帕森•约翰尼联系。在发现罗马剧院被无限期关闭后，到剧院附近的职 业介绍所寻找领位员的职位。

星期三一些天或星期四没有新情况。星期四晚上接到经理的电话后 返回罗马剧院工作。未曾尝试与帕森•约翰尼会晤或联系。没有打进来 的电话，没有访客，没有信件。似乎有嫌疑——考虑到她知道被跟踪。

生效的第十一号报告（t. V.:同意）

“哈！ ”警官低声说，拿起下一份报告，“看看这一份说的是什 么......”

关于弗朗西斯•伊维斯•波普的报告：一九二X年九月二十八日，弗•伊 •波星期一晚上从经理办公室被警官奎因释放后立即离开罗马剧院。跟 其他观众一起在正门接受检查。和伊芙•爱丽丝、斯蒂芬•巴里、希尔达• 奥兰治那些演员一同离开。乘出租车到伊维斯•波普在河岸边的住处。 出发的时候是半清醒状态。三个演员之后很快离开屋子。星期二她没有 离开屋子。从园丁那里得知她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得知那天她收到许多 电话。直到星期三早上才正式出现，在住处会见警官奎因。会见之后， 跟斯蒂芬•巴里、伊芙•爱丽丝、詹姆斯•皮尔、她哥哥斯坦福一起离开住 处。伊维斯•波普一行驾驶豪华轿车岀发到韦斯乔斯特。旅行使弗恢复 精神，晚上和斯蒂芬•巴里待在家里。打桥牌。

星期四到第五大街购物。和斯蒂芬•巴里午餐。他带她到中心公 园，在户外度过下午。斯•巴五点前护送她回家。斯•巴留下来吃晚饭， 晚饭后回应舞台经理的电话，为工作到罗马剧院。弗•伊•波在家里和家 人度过晚上时光。

星期五早上没有报告。整个星期没有可疑行为。决不跟陌生人搭 话。未跟本杰明•摩根联系。

生效的第三十九号报告（1. V.:同意）

“就是这样，”警官低声说。他选的下一份报告非常短。

关于奥斯卡•莱文的报告：一九二X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莱文度 过一整天，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在蒙特•费尔徳的办公室与阿 瑟•斯托埃特斯和克洛宁一起工作。三个人每天一起午餐。莱文己婚， 住在布朗克斯第一五六街二一一号。在家度过每个晚上。没有可疑信 件，没有可疑电话。没有坏习惯。过着严肃、适度的生活。声誉良好。

生效的第十六号报告注：奥斯卡•莱文历史的所有详细情况、习惯 等等通过助理地方检察官蒂姆•克洛宁获得。

警官叹口气，把五份文件放到盘子里，站起来，脱掉帽子和大衣， 猛地把它们扔到等在旁边的迪居那的手上，又坐下了。然后，他从信封 里捡起最后那份报告：一张用别针固定住的大纸，上面有一张小纸条写 着：给理•奎的备忘录。这张小纸片写着：今天早上普鲁提医生给我留 下这张附属报告传给你。他很遗憾不能亲自向你报告，但是波布瑞基毒 药案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

签名是维利熟悉而潦草的姓名起首大写字母。附件是匆忙用打字机 打出来的短信，信头是法医办公室的。

亲爱的奎因（短信说）：这是四乙铅中的汽油。琼斯和我负责全面

探查所有可能的传播的源头。没有成功，我认为你在这方面听天由命。 你永远不会发现杀死蒙特•费尔徳的毒药。这不只是你谦卑的下属的意 见，也是主任和琼斯的意见。我们都同意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汽油原 理。想办法找到那东西，大侦探！

有普鲁提医生笔迹的附言说：

当然，如果什么有发现，我会马上让你知道。保持清醒。

“那己是一点点好处都没有了！ ”警官喃喃而语，埃勒里没说一个 字，动手吃无价的迪居那准备的喷香诱人的饭。警官故意地捅水果沙 拉。他看上去挺不高兴的。他轻声抱怨，恶意地瞟了一眼他盘子里的那 捆报告，叮着埃勒里疲惫的脸，津津有味地大嚼，最后完全扔掉勺子。

“这些是我见过的最没用的，最气死人，最空洞的报告！ ”他咆哮 着。

埃勒里微笑着：“当然，你还记得波瑞达吗？啊？你可能很有礼 貌，先生...…科林斯湾的波瑞达，他在清醒时刻说：”对工业来说没有 什么不可能！’“

火很旺，迪居那以他喜欢的姿势蜷缩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埃勒里 抽着烟，舒适地凝视火苗，而老奎因报复式地在他的鼻子下塞满了鼻 烟。两个奎因平静下来严肃地讨论。更确切地说，警官奎因平静下来以 严肃的口吻进行交谈，因为埃勒里似乎处在极度梦幻的情绪中，远离了 令人不舒服的罪与罚的琐碎。

老头的手猛的击落在椅子扶手上：“埃勒里，自从你出生，你见过 确实这么伤脑筋的案件吗？ ”

“相反，”埃勒里评论，半闭眼叮着火，“你正在展开一个正常的难 处理的案件。你允许出现诸如理解凶手不适当地扰乱你这点小事。请原 谅快乐论的哲学 .....如果你回忆一下，在我的名为，黑窗事件，的故事 里，我笔下的优秀侦探侦破犯罪毫无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保持冷 静。结论：永远保持冷静 .....我正在想明天的事。愉快的假期！ ”

“对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儿子，”警官性急地吼道，“你表现的惊 喜缺乏连贯性。你说是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你说不是的时候其实是是。 不，我糊涂了——”

埃勒里爆发岀一阵大笑：“缅因州的森林——黄褐色——湖边美丽 的凯尔文小屋——钓鱼杆——空气——哦，天哪，明天究竟会不会 来？ ”

警官以奎因令人同情的热心看着儿子：“我——我有点希望 ..... 嗯，别介意。”他叹口气，“我要说的是，埃勒里，如果我的小贼失败了 ——所有的人都会拥护我们。”

“该死的贼！ ”埃勒里大喊，“潘神对人类的苦难都做了些什么？我 的下一本书相当于己经写出来了，爸爸。”

“从现实生活中偷取另一个灵感，你这个无赖，”老头嘀咕，“如果 你借助费尔徳的案件作为你的情节，我会非常有兴趣读读你最后几 章！ ”

“可怜的爸爸！ ”埃勒里哧哧地笑着说，“别把生活弄得那么严肃。 如果你失败了，你就失败了。不管怎么说，蒙特•费尔徳微不足道。”

“这不是关键，”老头说，“我不愿意承认失败 .....这个案件的动机 和图谋乱糟糟的，埃勒里。在我全部经历中我第一次遇到这么难啃的骨 头。足以让人中风！我知道谁杀了人，我知道为什么要杀人，我甚至知 道怎样杀的人！我在哪里？ .....”他停顿了一下，粗野地取出一小撮鼻 烟，“摸不着头绪，是哪里！ ”他咆哮着，平息下来。

“肯定是最不寻常的地方，”埃勒里低声说，“然而，比较困难的问 题己经解决 .....嗨！我简直等不及沐浴在田园牧歌式的小溪！ ”

“可能会得肺炎，”警官担心地说，“你现在答应我，年轻人，你在 那里不要做任何回归自然的惊人之举。我可不想负责一个葬礼， 我……”

埃勒里突然沉默下来。他从上面看他的父亲。警官在火光的映照下 似乎奇怪地衰老了。一个痛苦的表情深深地赋予他雕刻般的脸以人性。 他的手向后轻轻拂拭他浓密的灰发，看起来令人担忧地脆弱。

埃勒里站起来，脸红着犹豫了一下，迅速向前弯下腰，拍拍他父亲 的肩。

“下定决心，爸爸，”他低声说，“如果与我们的凯尔文计划无 关 .....一切都会好起来，记住我的话。如果我留下来能帮助你，哪怕有 最渺茫的机会 .....但是没有。目前这是你的工作，爸爸，世界上没有人 能比你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

老头带着一种奇特的情感看着他。埃勒里突然转开身：“好了，”他 轻轻地说，“我现在必须收拾行李了，如果我希望明天早上七点四十五 离开格兰徳中心。”

他失望地走到卧室。迪居那以土耳其人的方式坐在角落里的，此时 静静地穿过房间走到警官的椅子旁。他滑落在地板上，头靠着老头的膝 盖。沉默被壁炉中嚇啪作响的木头和隔壁埃勒里走来走去受压抑似的声 音打破。

奎因警官很累。他疲惫、消瘦、苍白、起皱纹的脸在昏暗的红光的 映照下像刻有浮雕的宝石。他的手爱抚着迪居那卷曲的头发。

“迪居那，小家伙，”他低声说，“你长大后不要当警察。”

迪居那扭过脖子，严峻地看着老头：“我要做就做像你这样的警 察，”他宣布 .....

电话铃响了，老头跳起来。他从桌上抓起电话，脸色苍白，声音哽 咽地说：“我是奎因。什么事？ ”

一会儿，他放下电话后，蹒跚地向卧室走去。他沉重地倚靠在门框 上。埃勒里从他的衣箱边直起身跃向前方。

“爸爸！ ”他喊，“什么事？ ”

警官企图无力地笑笑：“只■是■有■点■累，儿子，我猜想，”他“哼”了 一声，“我刚刚从侵入民宅者那里得到消息 .....”

“那 ?"

“他绝对是什么也没发现。”

埃勒里紧握父亲的胳膊，把他带到床边的椅子里。老头跌坐在椅子 里，眼神难以言喻地疲惫。

“埃勒里，孩子，”他说，“最后一点证据没有了。真是疯了！没有 一点有形的切实的证据能在法庭上证明凶手有罪。我们有什么？ 一系列 听起来完美的推理——就这些。优秀的律师能从案件中做出瑞士硬干 酪 .....噢！最后一句话还没说，”他从椅子上起来，突然严峻地加上一 句。他用力拍打埃勒里宽阔的后背，活力重现。

“上床睡觉，儿子，”他说，“明早你得早早起床。我要熬夜想一 想。”

幕间休息

尊敬地请求读者注意：

当前侦探文学的时尚都是习惯把读者放到一个首席侦探的位置上。

我己经就这一点劝说埃勒里•奎因先生允许在《罗马帽子之谜》中插入

对读者的挑战 .....“谁杀了蒙特•费尔徳？ ”“凶手怎么达到目的的？ ” ..... 奎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侦探故事机警的研究者现在拥有所有有关的事 实，在故事的这个阶段应该对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得出确定的结论。解决 办法是——或者足以正确地指出罪犯的特征——可能要通过一系列逻辑 推断和心理观察才能达到 .....在故事里我从最后一次亲自出场中退出的 时候，让我用变化了的caveatemptor （货物出门不退货）的短语告诫读 者：“让读者小心！ ”

j-j-mcc.

第十九章更进一步的调查对话

星期六晚上，警官理查徳•奎因的反常情绪是很令人感到意外的， 尤其对于地区检察官辛普森来说更是如此。老警官焦躁不安，易怒，并 且变得完全不通情理。他在路易斯•潘泽经理的办公室的地毯上焦躁地 来回走动，他紧咬着嘴唇，并咕哝着什么。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辛普森、 潘泽和另外一个人的存在。那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在这个剧院的办公室中 出现过，他坐在潘泽的一张大椅子上，看起来像只老鼠，他的眼睛像茶 碟一样又大又明亮。这就是迪居那，这次他跟随他的阴沉的主人突然来 到罗马剧院办案，对他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事实上，奎因警官这次情绪低落是非常奇怪的。他曾经无数次地面 对明显的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他又同样无数次地反败为胜。因此， 警官奇怪的行为更令辛普森感到迷惑，因为他和老警官合作多年，从来 没有见到他如此的不安。

老警官的闷闷不乐并不像辛普森所担心的那样是由于费尔徳案调查 的进展情况。瘦小的迪居那张着嘴坐在他的角落里，在所有看着警官急 躁地踱步的人中，他是惟一知道事实真相的人。

迪居那生性机敏，这得益于他曾经是一个流浪儿的生活经历。他很 熟悉奎因的脾气，因为他了解一件恋爱往事。他知道他的主人的这种行 为完全是由于埃勒里不在现场。那天早上埃勒里被他的闷闷不乐的父亲 送到火车站，并己乘七点四十五的快车离开纽约。在最后一刻这个年轻 人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取消这次去缅因州的行程，陪他的父亲呆在纽约 直到结案。但是老警官不想这样做，他凭敏锐的洞察力看出了他儿子心 里的感受，他知道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活跃的儿子是多么渴望这次旅 行。他从心里不想因为自己而使儿子失去这次愉快旅程，所以他对儿子 想留在自己身边感到很着急。

老警官拒绝了他儿子的建议，带着勉强的微笑把他推上了火车，并 最后拍了他一下。火车缓慢地开出了站台，这时传来了儿子的喊 声：“爸爸，我会想你的，我会尽快给你来信。”

现在，老警官像困兽一样无奈地走来走去，他在感受他们的分离给 他带来的痛苦。他感到头脑迟钝，四肢无力，腹中空虚，双眼发花。他

嗔倒\*監奨回四。回咻汨艰会K加流a。胃州采£=嘏日理*成*

a。塀 *s&s^^* 。HM回赣目nK翊一剛 *^s* 回賴IIJnK略坚 。怅回*ss^sss^ .*HF

OS1EF zgrH郴汨祸 YWMX olf ^s oH+fcs:

OSHSi .删wa艰\*^ sls^s。Hai田总龈s溟盤4<«{nn獅眞粼 a。田思迎\*環&瞰®』fr如盛驰< “H唉卷忡聖£{nn浏神

T *^xss* ®瞰■蛆\*7士 4«s«n。加翻…“懇。H採蘇技眠

我。炬 盘«K愛監關K-RRV』震贸足«側物a 6K-翊-繼後聪。耍米5^

^1H  
区堪嗟ginn飾。由田般豚珍兰^—Hs-  
。相塹曾{nn獅a。H純史麒IIJY3I咲。理区呎汨«-—®w#1却，  
阳怅顼-H-墊対呈王畀帯粗凹加副函細^?ss^\* O8S  
*sf^* .米輕鹫毓赣決神娈1®珍至。藐«£«，卜-ffi  
*ssss^s ^Issifsss^s*a。»味■:«粗娜是然#1叙炬咪M IH»is  
型^mss^feg^s z卽仙KWSW炬 <昌為«々”加涂X “泻  
S米複。删BS\*笆2燧薛瞰B渋云鬼旦.繼噸興•酬您£啓鳏6Y=M  
*s^ss* Jgcssi  
OYwg旦融宼斗贸蔵 <漩嘆倒*^sss^sf*■ffi型回*fss*凶贸O—回殴澳a。刊中^s 0帳稲与prx  
E删鬼 *^s^ss ^9SSS,S»KS*。黑迦gnj皿B根KK-去汨塁 *^s^sssss*

地区检察官被他逗笑了，但是他不知道原因。随后潘泽、辛普森和尼尔 森也跟着走出了房间，维利走在最后，带上了房门。

观众席又变成了一个空旷的世界，一排排空座椅冰冷僵硬，剧场的 灯全部打开了，光线照亮了剧场（包括交响乐池）的每一个角落。

这五个人和迪居那向最左边的过道快速地走去，左边的座位区里人 头晃动，显然那里己经集中了一批人，他们正在等待警官的到来。警官 沿着过道大踏步走过去，在左边座位区的前排占据了一个座位，以使所 有这些坐着的人都能面对他。潘泽、尼尔森和辛普森站在过道的尽头， 迪居那站在一边，他是一个热心的旁观者。

这个小聚会的位置分布很特殊，警官的位置在到交响乐池的距离一 半左右，从离他最近的一排一直到最后，所有被占据的座位都是直接靠 过道的座位，共有十二排的最后两个座位被这群人占据，其中有男有 女，有老有少。这些人在凶杀发生的那天晚上就坐在他们现在所坐的座 位上，当时奎因警官在发现尸体后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个别检查。在八 个座位的区域（其中包括蒙特•费尔徳的座位和其周围的一些空座位） 坐着威廉•帕塞，伊舍尔•杰布露，马奇•奥康奈，杰斯•林奇和帕森•约翰 尼——帕森显得很紧张，目光可疑，他用被烟熏黄的手指挡在嘴边和领 坐员嘀咕着什么。

警官做了一个手势，大家马上安静下来。辛普森环视周围，注视着 支型吊灯和其他的灯以及空旷的剧场和低垂的大幕，情不自禁的想到这 一切己为这次戏剧性的案件调查布好了舞台，他好奇地向前倾着身子。 潘泽和尼尔森安静地看着。迪居那一直把目光集中在老警官身上。

奎因叮着这些人，短促地说：“先生们，女士们，我把你们带到这 里，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我不会让你们在这里无意义多停留一秒钟，但 是什么无意义，什么有意义，完全由我来决定。对于我的问题，如果我 没有得到我认为真实的答案，那每个人都要呆到我满意为止。我希望在 我们继续之前，每个人都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他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下四周，人群中出现不安的躁动，突然响 起了一阵议论声，但是马上又平息了下来。

警官冷冰冰地继续说道：“星期一晚上，你们各位都在这个剧院观 看演出，除了某些剧院雇员和现在坐在后排的一些人以外，你们现在都 坐在你们当时的座位上。”辛普森注意到当听到这些话时，每个人的背

a肄畑昏m浇必鹵带泮湘舸沮—辱-。*s^ss^. ^ta-* 潴汚回浇a—專滩肝»3蝸。滩肝位3蝸爵益m舊瓣埋3泊H。^3

汨畑海令ssin瞟回&座3滸

H。 ‘

咔喉鸣3丑画#弄烯挡T\*3耳扁，

*7 £ss§^so* §88®- 1.1^-部 労院.涵休芯〉i^.s-»逐濫.海労)叉必|11旧-»《蒔点》®強3 *sso $ss^.* 薛 msu涸淫明E& amsl。冲尚油金险浏。己相嘿讒革擬法。

*s^^s.*琴冥套曆 UT«员苻，*sss»s. si as.* ’令淺曲噸<^M肄m汨m陆Hffl帛—冷jl后7，

ar哲旅\*亠-rN……，

S.UMWKi……¥X浏血hr陷鄆，澄。 *£ss^». sss^* a 治m渾湖质 \*2踱X。苗 宙「夺m^m口险回理制埜—藩-®u飄口险斗薜「8S- § 演闵。w-f >3>- *S s. ss^i^ssssss* 母。‘

ss». ss-喑3>m®「^3>s^ s£f 站 尚A回唳。

wws乗藻冊滩Ee菊理§«“ a 溶客a「*ss^l^s Si^sss3sss^o s.*鬼 f 部®夺ss< 詠)*^s^s§sss* 5荷Asfma。臼海螂赢希詆源瓣『IN部中mKHffl薄貓滲，*^s s!§s^sfs^.*房海肄注座3娜园課3辦\*N

I。 *s.* §38 海“ 淳 W 翔&選湯ST

你们。因为如果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你们在五天前的那个晚上所 坐的位置可能使你们看到它们。以我的经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 他处于兴奋和紧张的情况下，都会忘记一些细节，但在他恢复平静几小 时，几天或几周之后，还会慢慢回想起来的，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的。"

奎因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尖酸，人们由于对这个谜产生了兴趣， 紧张感慢慢地消失了。当他说完以后，人们开始互相议论，有的人兴奋 地耳语，有的人不时摇头，有的人激烈地争论，有的人低声讨论。警官 只能耐心地等待。

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请举手。”

一只女性的苍白的手迟疑地举了起来。

奎因伸手指着她说：“是你吗？夫人，你想起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了 吗？"

一个瘦小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她的嗓音尖细并有一些结巴 地说道：“先生，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不是重要，”她有些颤抖，“但是 我确实记得在第二幕的某个时间，一个女人，我记得那是个女人，顺着 过道走下来，几秒种后又顺着过道走回去了。”

“是吗？夫人，很有意义，”警官说道，“大概是什么时间，你能回 忆起来吗？ ”

老妇人尖声说：“我不记得大概是什么时间了，先生，但是好像是 那一幕开始后十分钟左右。”

“我知道了，你能回忆起她的某些外型特征吗？年轻还是苍老？她 穿什么样的衣服？ ”

老妇人看起来有点迷惑了，她颤抖着说：“我不确切地记得了，我 没有注......”

忽然，一个清晰响亮的声音从后排传来，人们都转过头去。马奇• 奥康奈跳了起来。她冷冷地说：“不要再问了，警官，那位夫人看到的 是我在走，那是我在 .....你知道。”她冲警官调皮地挤挤眼。

空气中只有人们的呼吸声，老太太不知所措地看着领坐员，又看看 警官，终于坐下了。

警官平静地说：“我并不奇怪，嗯，还有其他人吗？ ”

没有人回答，警官意识到人们可能不愿在公众面前表露自己的想 法，于是他顺着过道走下来，走进每一排，用只能由两个人听见的声音 单独询问每一个人。当他问完最后一个人以后，又慢慢地走回自己原来 的座位。

“看来我必须让你们这些先生、女士回家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 助，可以走了。”

他的这些话显得很突然，人们茫然地盯着他，然后互相低声议论着 站起身，拿起外衣和帽子，在维利冷峻的目光注视下顺序走出剧院。希 尔达•奥兰治站在位于最后一排之后的那几个人中，叹了 口气。

她对其他人轻声说道：“看到可怜的老警官失望真让人感到难受， 来吧，咱们也走吧。”

演员们夹杂在离开的人群中走出了剧院。

当最后一个人离开的时候，警官顺着走道来到门口，盯着远去那群 人，他们似乎感觉到了老警官压抑的怒火，所以他们退缩了。但是老警 官的情绪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他又恢复了正常。

他坐在一个座位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审视着马奇•奥康奈，帕 森•约翰尼和其他人。

他以温和的嗓音说道：“好吧，各位，帕森，你有什么要说的？你 己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必再担心律师了。你可以像任何自尊的普通公 民一样说岀自己想说的话。在这件案子上你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吗？”

这个小流氓很不耐烦地低声说：“不，我所知道的都说了，没有什 么好说的了。”

“我明白了，但是，帕森，我们对于你和费尔徳进行的交易很感兴 趣。”听到这话，这个小流氓震惊地抬起头来。警官继续说道，“我希望 你能告诉我们过去你和费尔徳之间的交易的情况，你什么都不想说是 吗？ ”警官厉声说，“谁杀了蒙特•费尔徳，谁和他有过节，如果你知 道，就说出来。”

帕森不满意地说：“警官，你不会说是我干的吧，我为什么要知道 呢？费尔徳是个滑头，他从来不去招惹他的敌人，先生，我也不想知 道，”他大言不惭地承认，“他对我相当好，帮我摆平了不少指控，但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星期一晚上在这里。”

警官转向马奇.奥康奈，和气地问：“你呢？奥康奈，我儿子，奎因 先生，告诉我，你星期一晚上私下里告诉他你关上了紧急疏散门，你没 有告诉我这件事，你知道什么？ ”

这个女孩冷冷地和他对视：“我告诉过你，警官，我没有什么可说 的。”

奎因转向瘦小的书摊老板：“你呢？威廉•帕塞，你能记起你星期一 晚上忘了的事情吗？ ”

帕塞不舒服地扭动着身体，嘴里咕哝着：“我一直想告诉你，当我 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我回想起星期一晚上，当我靠近费尔徳先生 时，我闻见一股非常重的威士忌味道。我不知道我以前是不是曾经告诉 过你这些。”

警官出于礼貌地说：“谢谢。”然后又站起来说，“这对于我们的调 查很有帮助，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走了。”

卖饮料的男孩杰斯•林奇看起来有点失望，他焦急地说：“先生，你 不想问我吗？ ”

警官好像注意力有点分散，但他还是微笑着说：“我们的冷饮商会 有所帮助的，你要说什么，杰斯？ ”

男孩急切地说：“先生，在费尔徳来到我的冷饮摊买姜汁之前，我 无意间看到他在过道捡起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很亮，有点像......我看得 不是很清楚，他马上把那个东西放进屁兜里。”

他自豪地结束了陈述，双眼闪光地看着警官，好像在等待掌声。警 官看上去很感兴趣，他问道：“那个发亮的东西像什么，他有可能是左 轮手枪吗？”

“左轮手枪，啊，我想不是，”卖饮料的男孩迟疑地说，“是方型 的，像......”

警官打断了他：“可能是女人的钱包吗？ ”

男孩的脸上忽然放光了，他大声说道：“就是，我敢肯定那就是女 人的钱包，闪光，像彩色的石头。”

奎因长岀了一口气，说：“非常好，林奇，现在你可以像一个好男 孩一样回家了。”

小流氓帕森，引坐员，女人脾气的帕塞以及卖饮料的男孩，都默默 地站起来走了，维利把他们送到大门口。

辛普森等他们都走出去以后，把警官拉到一边，问道：“如何，奎 因，顺利吗？”

奎因微笑着说：“亨利，我们己经把能想到的事情都做了，还需要 一点时间。我希望 .....”但是他没有说他希望什么，他紧紧抓住迪居那 的胳膊，向潘泽、尼尔森、维利和地区检察官简单地告别后就离开了剧 院。

回到公寓，警官用钥匙打开门，迪居那发现地上有一个黄色的信 封，很显然它是被从门底下塞进来的，迪居那拿着信封在老警官面前炫 耀着。

他喊道：“我肯定这是埃勒里先生发来的。我知道他不会忘的。”他 手里拿着电报，站在那里咧着嘴笑的样子出奇地像一只猴子。

老警官从迪居那手里一把抓过信封，连帽子和外套都没有脱掉，拧 亮了起居室的灯，急切地把里面的电报纸抽出来。

迪居那是对的。

安全到达凯尔文，对钓鱼计划非常高兴。我想我解决了你的小问 题。加入特殊的团队有拉伯拉斯、乔叟、莎士比亚。徳赖登说要从所做 的事中学到东西。为什么你不亲自试试勒索的游戏。不要冲迪居那咆 哮。

爱你的埃勒里。

警官叮着黄色的电报纸，一股欣慰的暖流使他脸上紧锁的皱纹舒展 开来。

他转向迪居那，拍拍那个年轻人扣在蓬乱的头发上的帽子，拉着他 的胳膊，高兴地说：“迪居那，我的孩子，咱们到街角那里吃一点冰激 凌苏打庆祝一下。”

第廿一章逮捕罪犯

十月二日，星期二晚上，到整十一点半的时候，一名高个子的男子 穿着一件黑色外套，带着一项黑色软帽，衣领立着以挡夜晚的寒风，快 步走出第五十三街靠近第七大道的一家小旅馆的大门，疾步走上第七大 道，向中央公园走去。走到第五十九街的时候，他向东转，沿着空无一 人的大街走向第五大道。当他到达第五大道中央公园入口处圆形广场的 外面时，他停了下来，站在一个水泥街柱的阴影后，懒洋洋地向后靠 着。当他点烟的时候火柴光照亮他的脸，那是一张老人的脸，有少量的 皱纹，上嘴唇上有灰色的但不齐的胡子，帽子下面露出一撮灰色的头 发，火柴光开始闪动。他静静地靠在水泥柱上，双手插在外衣兜里，吹 着烟头冒出的烟，机敏的观察者可能会发现，这个男子的手指头在轻微 地发抖，穿着黑色皮鞋的双脚胡乱地敲打着地面。

当他的烟烧完以后，他扔掉烟头，看了看手表，表针指向十一点五 十。他不耐烦地低声咒骂着，走进了公园的大门。

当他走上石头小路的时候，圆形广场边上的弧光灯变暗了。他似乎 还没有决定行动的方向，忽然犹豫了，他环视了一下周围，思考了一会 儿，然后走到第一把长椅前重重地坐下，就好像一个劳累了一天的男人 想要在公园的黑暗和安静中休息一会儿一样。

他的头慢慢地垂下了，手指头也慢慢变软了，他好像己进入梦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没有人从这个坐在长椅上的黑衣男子身前 经过。在第五大街上汽车呼啸而过，广场上交通警察尖锐的哨声使空气 变的更冷。冷风飕飕地吹过树梢。从公园的阴森的角落里传出一阵女孩 的清晰的笑声——柔和，但很快就消失了，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十分刺 耳。时间似乎凝固了，那个人己经陷入沉睡。

当临近的教堂的大钟开始十二点报时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开始紧 张起来，等了一会儿后，猛地站了起来。

他并没有向入口走去，而是转身走上了人行道，他的双眼在帽檐和 衣领形成的阴影中闪动着探询的目光。他匀速平稳地走着，好像在数着 长椅，二——三——四——五——他停住了。在前方不远处的朦胧的黑 暗中，他隐约地认出了一个灰色的人影坐在一个长椅上。

这个人继续慢慢地走着，六——七——他没有停继续径直向前走， 八——九——十——这时他才转身往回走，这时他的脚步更轻盈而明 确，他快速地走近第七把长椅，停了一下，然后好像下定了决心，走到 那个隐约身影坐着的地方坐下。那个身影低声咕哝着什么，挪了一下为 新来的人让地方。

两个人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黑衣人把手伸进外套兜里，掏出 了一包烟。他点着一根烟后，又举着燃着的火柴住了一下，借着火柴的 光，他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边的人。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个人 和他一样挡得严严实实。火柴灭了，两个人又一次被黑暗包围。

黑衣人好像己经下定决心，他向前探过身去，重重拍了一下对方的 膝盖，然后以低沉粗野的声音说了一个词“纸”。另一个人马上活了起 来，他半转过身体，打量着他的同伴，然后满意似地低声说着什么，并 小心地向后仰，离开黑衣人。他把带着手套的右手伸进外衣的右边口袋 里，而黑衣人着急地向前弯着身体，两眼发亮。另一个人从口袋里拿出 了一个什么东西，紧紧抓在手里，然后这只手的主人做出了一件惊人的 事，他突然跳了起来，并向后跳离黑衣人，同时，他向目瞪口呆的弯着 身体的黑衣人伸直了右臂。从对面的路灯发岀的断续的光芒照亮他手里 的东西——一把左轮手枪。

黑衣人惊叫了一声，像猫一样跳了起来，他的手像闪电一样迅速地 伸进外衣口袋，他怒视着眼前的紧张的身影，根本没有看指向他的心脏 的手枪。

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一个在空旷的空间和寂静的黑暗中的平静的 情节忽然魔术般地变成紧张激烈的一幕，人声嘈杂，一片混乱，长椅后 几英尺远的灌木丛中忽然出现了一群拿枪的男子，在人行道的另一头又 出现了另一群拿枪的男子并向这两个人跑过来，同时从人行道的两头， 大约一百英尺远的公园入口处和另一端的公园内部，跑来一些警察，挥 舞着手中的左轮手枪，这四群人马上就要接触了。

从长椅上跳起并掏枪的人并没有等待增援的人到达，在他的对手把 手伸进外衣口袋的时候，他瞄准并开火了。枪响了，公园里回荡着枪 声。一簇橘黄色的火焰射进黑衣人的身体，他向前歪了一下，痛苦地抓 住自己的肩膀，他的膝盖发软，摔倒在地上，手还在口袋里摸索。但是 人们己经制服他了，他的胳膊被抓住，动弹不得。人们就这样扭着他，

直到身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注意他的手，孩子们。”

理查徳•奎因警官挤进人堆，轻蔑地看着地上抽搐的那个人。

“把他的手拿出来，维利，轻点儿，抓紧他的手，抓紧，不然他会 刺你的。”地上的人在不断地挣扎，维利警官用力抓住他的手，小心地 拿出来，手里什么都没有，大伙放松了，两个人迅速给他带上手铐。维 利想要检查他的口袋，警官马上制止他了。他弯腰仔细搜查了一遍那个 人。

然后，警官异常谨慎地把手伸进那人的口袋摸索着，抓住了一个东 西，小心地拿出来，举到灯光下，是一个皮下注射针管，路灯光使里面 的透明的液体闪动着。

警官笑着跪在那个受伤的人眼前，他一把摘掉那人的毛料帽子。

他低声说：「化过装，看看真面目。」

他抓住那人的灰胡子，手一挥，那人的皮肤上马上留下了一个痕 迹。那人惊疑地看着他，警官柔声说：「好哇，好哇，很高兴再次见到 你，斯蒂芬.巴里先生，还有你的好朋友，四乙铅。」